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題跋

書孝宗賜史忠定王褒賢臣頌後

右王褒聖主得賢臣頌軋道八年先忠定王守福唐

孝宗皇帝御書遣使繇郡治所賜也始忠定為直講時嘗沐是賜焉猗與盛哉惟聖主之得賢臣止高宗傳說復被是賜焉猗與盛哉惟聖主之得賢臣止高宗傳說事相昭合方王之為直講訐謨定計蓋已見於三善之陳告監先王之成憲惟孝宗足以承式克欽承旁昭俊又惟忠定足以繼舊學之素夫豈若持守希阿光禹輩



然哉故其在相位也知恢復為正論時有未至則寧受  
衆誦而不避在位三月正色引去未幾苻離潰師張魏  
公首乞速定和議則昔之未敢出師蓋寔在是家居十  
年王之心事露白於天而昔之言恢復者皆大言取官  
位一無所成就至是君臣交孚過闕入對寶畫森著寔  
彰厥旨非偶然也楠之火父敷文戶部為王嫡孫是生  
會稽郡君楠實親出學術荒薄為國朝史官十五年  
獲纂金宋舊史簡帙繁廣猶未克就五世孫公升王之  
大宗獲寶是卷它日願上於太史俾有考焉延祐七年  
十月己酉外曾孫具官袁楠拜手頓首謹書

書彭忠毅汝方贈官誥後

忠毅公實尚書器資公之親弟以尚書門功補太廟齋  
郎故終身為右選官方臘陷歙睦杭三州衢介于中公  
以孤域分守卒罵賊以死當時贈典亦至厚矣嗚呼豐  
亨豫大之說行馴致靖康長驅中原皆望風迎降嘗讀  
兩朝忠義錄而悲之則公益居其首見危致命臣子之  
當為徹彼桑土不能不憾於宣政之事使龍圖公正色  
朝著事寧有此哉

書高安蔡中允誥後

嗚呼宋仁宗世康節邵先生以為日之方中至今南北



議論無以易何則賢人多而朝廷治故也今觀高安蔡中允誥身而梅世為史官請得以考為故事進士第一獨命辭以其相繼者為首次其甲乙若幕職縣佐則槩其詞命以昇之石揚休字昌言眉山人蘇明允先生所敬尊者以高第為同州推官誥中首稱是也元豐前率沿唐官制舊六曹尚書侍郎槩為偕官入政府始得之吏部專職則有三班審官流內銓等官誥中署權判郎判流內銓也知制誥舍人職也亦元豐正之翰林學士權判曰郊宋郊也言前已改名非也李湜五為翰林學士景祐開元憲同院湜忌其先登譜之曰姓符國號名

應祀天寔斯年也始更名焉曰絳陽夏謝希深也謂為韓絳者亦非也是年父為億參知政事無父子同要地之理竊考仁宗更元凡九而史官與歷年圖景祐止四年為寶元今誥曰景祐五年倘不知者寧不置疑焉吾敢為蔡氏子孫言之景祐寔有五年六月前猶五年也至秋七月却上尊號曰寶元皇帝凡十四字遂更寶元為是則自七月始為寶元紀年者莫知遂悉以寶元為年書之先正獻公以秘書監禮部侍郎領史事先越公為秘丞著作即睹舊史聞於家庭者若是輔之不鄙謂余世習臺閣故事遂書以歸若夫贊美感慨有諸賢說



在不容於言矣至治元年九月丁丑史官袁桷書

題放翁訓子帖

放翁先生送其子之官獨書莊子二章以訓或曰五經  
切近而書莊子何耶余曰自農師右丞師尊臨川臨川  
宗老莊故其家學世守之此二章足以涉世變清而容  
物遠禍之基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進德之本也紹  
熙黨禍前孽故逢迎者廢于嘉定標榜者錮於慶元雖  
善惡岐而當時仕進者寧不自重先生教子之意深矣  
晚歲一出終能全身以歸觀此蓋可知矣袁桷書

題汪龍溪與從子書後

汪氏皆祖新安故先生祭其遠祖有曰散處諸邑非雲  
則仍今玉山番陽宣城新安皆同所自獨新安之宗其  
別為三貴賤貧富角立不相通叙世遠源分故若是耶  
先生居饒之德興而宣城諸望皆祖之先生嘗謝其宗  
袞舉剡有曰度江而上傷不見于它楊其敦叙同姓無  
彼我之異中興誥令蓋合王蘇之精整明暢文獻益遠  
楠以荒陋備員詞林踰十年每惕念罔敢替敬觀遺墨  
因識景仰之志至治元年十月壬戌四明後學袁桷書

跋朱文公與辛稼軒手書

晦菴嘗以卓犖奇才股肱王室期辛公此帖復以克已



復禮相勉朋友琢磨之道備矣嘗聞先生盛年以恢復為最急義晚歲則曰用兵當在數十年後辛公開禧之際亦曰更須二十年閱歷之深老少議論自有不同焉者矣公所居號帶湖一夕而燼時文公猶無恙慶元四年公復殿撰此書蓋戊午歲以後所作至六年則文公夢奠矣今觀此帖益知前賢講道彌老不廢炳燭之功良有以也夫

跋蔡君謨帖

蘇文忠評忠惠行書第一後見莆田所刻亦至此論京不師其從兄而名節虧喪愧惡多矣爾雅姊妹之子為

甥至晉世則謂之即忠惠日習晉帖語與之俱化矣

題曾文昭書

文昭文肅當負苦時皆舍人撫字迄見有成至於制誥則殆青過於藍尚書省記寔公所作後評文者謂當為萬世法器資番易彭公與公同臺熙寧改更乃若有不

跋魯文肅帖

同者幸以內相謝事卒為全人後作史者宜深考焉  
顧子敦為河北轉運時寔司馬公作相之日子宣猶在外服建中調停之說既興善惡玉石黨碑既成則子宣亦復同傳後之作史其去取為如何嘗讀丞相日記類



其子姪若公衮輩鑲飾術不可不慎於紹興作史見之  
跋揚補之月賦  
逃禪老人出處清峭當與魏林同傳思陵愛其所作宮  
梅將召見之一夕遁去此真方外士昔人言蜀無他揚  
以九州言揚州或言輕揚或言維揚子雲寂寞賴此能  
紹宗矣

跋朱元章帖

中年養生獨宿第一東坡貶謫有權法遣之語山谷戒  
行堅嚴有漫種老生涯之詩信知未易脫釋景遠余故  
人能寶襄陽二帖晚歲煎熬良不能自存釋氏嘗於此

驗生死閔聞之者足以戒矣

書東坡寄真隱書

東坡先生作續養生論知及之而未知守者晚歲暮冊  
元子真隱翁楠嘗深疑之道以氣為母文以思為宗二  
者相反聚散有不同耳神行六虛止者合於自然朝市  
而能之者無是也故近世方外之說釋性命為二途平  
泐之學不復傳言語動作一謂之性卒未見有超然者  
巽堂內翰明至理通玄微異時登紫霄峯願相與竟其  
說坡仙游八極之表必撫掌視吾二人矣

跋晉帖



晉帖見於淳化多不成文蓋唐文皇去其斷爛以成卷  
軸今十七帖號可讀餘則不然矣姜堯章作絳帖釋文  
旁證曲引有功於金石疑亦闕之此帖蓋唐人榻本欲  
求文義則幾臆說矣

跋于湖帖

于湖先生與王宣子皆紹興進士第一面皆以政事發  
身二公皆守湖南此帖蓋于湖江東宣子尹京時也杼  
山劉季高寓金陵于湖守行宮納謁杼山杼山曰守謁  
當有故于湖曰願求書法杼山野服以肅于湖拜而授  
之今其書蓋與劉無異也文獻彫落日巽堂內輸出其

書敢以過庭所聞者告焉

書陸子履賀復熙河書後

王樞密聞熙河功成而萬骨枯矣至元祐初司馬公堅  
欲棄橫山之地深恐生事之人復啓邊隙故耳維州牛  
李之事是溫公去取之本心後之評史當於是考焉陸  
子履歐公之上客作是詩其亦有媚夫上之意厥今  
皇圖窮吐蕃而西唐宋之耻一洗而盡時則有若總帥  
汪公以元戎經畧指奮為史官得鋪揚其偉績今獲觀  
此卷始知英賢夷考往事以履拓其素蘊盛矣哉

跋定武楔帖



歐陽公著集古錄言定武二民家各有石較其本纖毫  
不異是則定武有二本從來久矣彼宋諸賢謂薛向之  
子嗣昌私易定武本別刻石以留公庫此論千人一律  
今以歐公所論則明有二本薛守定武果易以歸則民  
間猶有一本是公庫本為第三矣議者又謂嗣昌鏡損  
湍流帶石天以乳真後入宣和曲水亭余嘗毫髮辨證  
亦微有不同此卷壓角小印正嗣昌名印而米襄陽親  
跋尤真舊藏張叅政孝伯家其子寺丞即之以書名一  
時大變古體遂不能傳印識猶可考也今以余平昔所  
見本悉疏於後

不損本

趙明誠本前有李龍眠蜀紙畫右軍像後明誠親  
跋明誠之妻李易安夫人辟難寓吾里之奉化其  
書畫散落往、故家多得之後有紹勳小印蓋史  
中令所用印圖書者今在燕山張氏家  
王順伯本第一跋是王黼順伯名厚之號復齋有  
金石錄家藏石刻鍾鼎篆籀銘泉譜件內府其  
家兵後不廢迨歲丁未飢越新昌尤慘遂悉散落  
始歸于龍翔道士黃石翁黃秘不示人後有順伯  
為浙西提舉時携入秘省諸賢題名皆有其寂著



者樓宣猷劉文節今亦歸張氏  
趙子俊孟顛得於閩中有樓宣猷跋剪碎作冊葉  
與二本無异今歸子昂承旨家  
蘇承旨易簡第一跋後有元豐諸賢同觀于鄞之  
城南崇法院有舒信道字畫然不著名在內侍譚  
氏家精神無毫髮恨  
趙子固本舟過嘉興遇風舟沒子固疾呼曰蘭亭  
在否舟人負以出子固作跋識其事後題八大字  
曰性命可輕此寶難得子固死入賈相家賈敗籍  
於官有官印歸齊南張參政斯立今在集賢大學

士李叔固家

潘經略時本題識皆德廊手書滿軸余以有米跋  
本遂贈鄧善之文原鄧借田師孟師孟有借書不  
還癖曰留之余跋乃剪去矣

損本

龍圖閣學士劉公克莊本細書滿紙後有賈相跋  
亦滿紙括蒼鄭陶孫為福建儒學副提舉得之為  
翰林應奉貧質於菟罟劉氏屢入子錢卒以通重  
為劉氏所得有叔信  
損本多有叔信父篆印孟宣和曲水亭既成亟以



御筆由京兆薛嗣昌家宣取留內瑞所暮夜以匱  
金紙即越蟬翼紙疊三紙連印故下本肥中本着中上  
本微瘦然皆無異此本子昂得於都城裝成冊葉  
麤罟劉生手之不置以銀壺盃盃易之  
翰林承旨趙孟頫家本得於雪溪陳侍郎振孫伯  
玉號直齋其家藏書冠東南今畫散落余家亦得  
其數十種此本亦有叔信甫印  
翰林侍讀學士張伯淳本有黃豫章跋余每疑鏤  
損與山谷差有後先然本無異前數本更俟他日  
以考

題薛紹彭帖

長安薛道祖與朱元章劉巨濟為三友朝夕議論晉唐  
禠蹟圖畫然其作字則各自成一家紹興中購薛米書  
最急率以小璽印繼後御府刻米帖十卷而道祖書不  
得入石客杭見道祖書一巨卷於駙馬都尉楊公家精  
神峻整遂深疑紹興不入后之故問於子昂子昂曰薛  
書誠美微有按模脫塹之嫌余不能書而深識其語私  
嘗謂米襄陽書政如黃太史作詩之變芒角刷掠求于  
匱韞川媚則茂有矣學魯獨居之男子於道祖見之至  
治二年八月乙亥袁桷記



魯公坐位帖

坐位帖真蹟在京兆安氏家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謂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模刻此二本余家咸有之安氏子孫分析坐位帖乃剖為二此帖至行香寺僕射指後不復有蓋吳安石刻本卓頭高指後別為一行遂由是平分為兩是安氏兄弟不學之謬東坡見安師文時帖尚全嘗手榻數十本余得坡公榻本於東平王氏無纖毫失真旁用眉陽蘇氏及趙郡蘇軾印記朱襄陽年少嘗臨之邵伯溫亦云安氏析後不復見全本此卷筆法絕類米老往見乞米帖墨蹟於子昂家子昂以重

貲得之余心有疑而不敢言今得此帖紙色行墨絕相類遂定為米老所臨無疑延祐二年八月丁丑袁桷記

書梅聖俞詩後

都官公與歐陽公由河南幕府締交最久至嘉祐元年始一薦為直講距都官之死僅五年耳故王荆公挽詩有云貴人憐公青西眸吹噓可使高岑棲坐今隱約不見收空能乞錢助饋餽此蓋為歐公歎也崑髀之變至公而大成變於西江律呂失而渾厚乖馴致後宋弊有不勝言者敬觀詩帖精思以求益為之懼至治三年歲次癸亥正月丁未後學袁桷書



黃華帖

名庭  
筠

米襄陽學段季展得其刷掠奮迅故作大字皆祖之考  
諸右軍筆陣寔未有此体蕭齋丈二蓋其鼻祖季展之  
變由是始沈傳師實為雲仍米良有所本矣黃華老人  
有一帖評品悉祖寶章故其大字超軼抗衡楠舊閱金  
帝實錄老人為脩撰時坐擅議朝政受杖噫使在慶曆  
元祐寧有是耶至治三年三月史官袁楠書

書錢王板授某官長洲縣

五代擾攘十國各有年號獨武肅不以數十州之地自  
負崎嶇航海入貢中土其設心置慮良遠至再傳則亦

建立元號良由更易不常尊重其一方者不得不爾唐  
末多板授官於此見之唐有勅授官與此亡異隆教有  
等惟錢氏能守之相時以行一門盛事上極宰輔內為  
都尉與宋同為終始吁盛矣哉吳越皆本武肅而散處  
淮甸亦其苗裔展親無數因為之書

書孔子廟堂碑

永興公守智永舊法故唐能書人盡變唯永興號為第  
一以右軍譜系猶在也予嘗見夫周本於故家精神道  
整其雲仍散落不復可考此當在嫡孫行唐人唯魏華  
得正傳孔頴達碑與虞相侶或云孔卒時永興下世已



書皇甫君碑

渤海公以險勁易王體故碑石照耀四裔大小皆合宜  
右軍世傳皆小楷霜寒帖稍展至筆陣圖則疑非真再  
傳為千文為廟堂碑確守繩墨稍廣拓非歐不能余嘗  
評歐書化度第一皇甫碑與溫恭公伯仲臨池積年必  
領其妙予幼不學書酷喜藏歷代金石覽此益重自棄  
之歎

題劉共甫與朱文公書

劉共甫樞密世濟忠節而其文詞詔示於隆興軌道之

際四方聳動詎止一經生學士哉樞密隨碑寔文公所  
撰文公受知樞密寔由韋齋吏部先友事契此書蓋在  
江東留守時所作扶植故家解釋僚友非盛德不至是  
古道寥落肅觀益增泚頽至治三年十月有二月袁楠書

跋李公擇尚書帖

公擇尚書手蹟惟鳳墅石刻一見之元祐間為正人以  
黃太史為甥他不足論山房藏書以待天下士盛德至  
矣哉

題子昂書靈寶經

承旨公作小楷着紙如飛每謂歐褚而下不足論此經



尾題距下世纔兩月痛當竹塲

書徽宗御書詩

道君書此詩當在寶籙宮所製筆法飛動有凌雲步虛之意真元杳冥詩中有一點真元在杳冥句驗于五國城下殆識與泰定元年三月癸卯袁桷書

跋李時雍墨蹟

思陵翰墨志謂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薛稷製方入格律由是紹興初年二公字畫俱用紹興小璽印縫此卷政初年所收宋世諸賢筆法終不逮唐隴西公書深有懷素氣象觀此足以知其源委

徽宗賜溫益榻本黃庭

溫益以王印舊僚崇寧初即拜中書侍郎其傾邪翕訛見於陳忠肅公之疏迫鄒忠公渡海侵侮范忠宣諸賢之貶湖南而崇寧之主愈近而不疑何哉賈生師傅之論得之矣益死未三十年而其子已登次對典大藩又何哉國之亡也宜矣黃庭真蹟在建中靖國刻為秘閣續帖後易為大觀帖子舊得劉無言雙鉤蘭亭今復得此憾昔人寵遇之非當因書以為累臣之痛泰定二年七月丙寅袁桷記

跋米元章書趙崇公墓誌



故事宗室墓志例屬翰苑撰述嘗觀歐陽公王華陽李  
淇水王臨川所撰殆得玉牒之五六而其蕃衍盛夫一  
一皆然今觀崇王墓誌多有可書故鄭太宰所作得盡  
製作之美噫京城括索盡籍以行獨太祖之孫號為跡  
遠渡江勃興皆得奉朝請人事之不可料襄陽此卷龍  
跽虎卧不盡贊述太宰此文亦稱合作惜與王將明蔡  
元長同傳訛蔽其名可為歎息

劉貢父與羅正之手帖

彭城劉舍人晚入西掖以元祐元年十二月赤城羅公  
為開封縣令此帖云相望累年不忘瞻謁蓋元祐二年

書也嘗考二公相知之深始於彭城公之守曹、盜匿  
彭城公緩刑而盜息赤城公時為濟陰縣其必有裨於  
劉公故其以事罷歸即需章留之有曰伏以羅遠自臨  
百里將及二暮奉詔條至於恪恭聽獄訟號為簡諒有  
詠頌咸謂得古人之風愿民服從可以當屈城之最惜  
其未盡施設遽爾罷歸輒狗輿情亟陳囊奏朝廷遂允  
其請後自開封推官為府界提點刑獄其制詞曰強力  
民事知其要務亦公所為也羅公政績湮落少見漫摭  
其事書於後云

書潞公帖



潞公兩守永興其一自秦州徙知皇祐之五年也其一  
自洛入覲到郡不數日即召還為樞密使治平之二年  
也此帖謂旦夕赴雍游嵩之約竟不如願蓋入覲時所  
作也嘗考潞公之居洛始于皇祐二年之立廟其三年  
罷政知許州五年徙秦復知永興未嘗一日歸河南也  
至嘉祐三年始判河南八年復判河南居洛凡六年古  
家居無事暢心適意莫過於窮極山水之樂而嵩山去  
洛無信宿乃不能一踐此約何哉昔王逸少欲游蜀都  
汶嶺弗果每為終身恨公晚年居洛幾三十年山水清  
泳見於篇什其與逸少之恨異潞矣公學蘇靈芝書余

嘗見靈芝易州碑豐峭特甚觀此筆法尤相肖越國袁  
桷書

跋荆公帖

呂嘉問以元豐元年自金陵改知潤州二年四月落職  
罷郡方是時朝廷積息之弊極矣公時家居然猶不悟  
其非何哉昔山谷老人嘗言荆公不甚知人痛痒余謂  
此說殊不近理夫人之厚薄皆生于情之好惡方熙寧  
間荆公之所惡者多矣至於晚年而其所好者又皆背  
叛構禍宜其平昔簡牘漠然若無世俗之情今觀此帖  
勞問勤懼且憂其乏絕噫以嘉問之奸何得公之深若



此余嘗讀荆公與嘉問詩末章云所懷在介襟藉草泪如洗惜不為范蜀公司馬公諸賢發之

跋富韓公帖

神宗初年銳志更治虛席以待富公之來然當其時言不足以勝辨德不可以厭智君臣之際難矣此帖謂髀杖自便蓋斯時也嘗三復公求退之章未始不扼腕痛憤而或者謂公逆知五行休咎之說而退則過矣

跋蔡忠惠帖

蔡忠惠書筆圓韻滿蓋其楷法精到所至今人作書先事行草是猶未能言而強之以歌也近世行辭多尚嫵

媚回視忠惠書凜、有清介之氣

跋王岐公帖

前賢作家問語質而情同非如今人從事筆墨長語現此帖亦足以少勵薄俗矣

趙清獻公帖

清獻公祖墓與陶山陸右丞祖墓相邇紹興間陸氏地為攢陵清獻旁近墓地亦皆歸朝廷而不絕其祠祭先朝陵寢遭賊韜之酷痛通於天而趙氏祖墓亦莽為丘墟矣又聞陸氏祖墓復歸王氏今觀此慨不自勝

陸放翁荅杜賢良求牒試書



金華杜氏昆弟文學行義大科異等固其常也然自孝  
皇設科之初有司輒抑而不取故李文簡之子賢良猶  
不免謗議自此其科遂廢今觀此帖有愛莫助之意則  
一試牒其肯為杜氏惜昔葉正則序龍川之文曰使同  
甫不登進士則為狼籍人矣噫科舉之弊果足以困夫  
下之士哉

書東坡涼熱偈

東坡先生作藏院記自謂夢中所作文不加點至作魚  
魷冠頌落筆驚坐則所謂夢中語特神其說耳今觀涼  
熱偈語涼與前二文相似釋氏之書皆自梁隋諸臣翻

譯故語質而文窘至若楞嚴由房融筆授始覺暢朗公  
文如萬斛泉風至水涌鳳翔祈文與訓誥相表裡則房  
融文體一規近之如洗金以鹽濯錦以魚不亦易也焦  
火凝冰廓然於得喪之域崩海炎瘴又何足道三挹遺  
墨清風冷然

書鄭資政伯祖中散題名後

山水清事非矻、朱墨吏所可與鄭公邑長於斯而三  
游鴈山則其清淨之政蓋可見矣鴈蕩之名自唐末始  
著故前賢罕有至者此碑字畫頗有顏魯公東林題名  
筆意益可為鄭氏家寶



跋米元章書

陶寂本唐彦謙後石晉時避帝諱改曰陶後納唐氏為婿可怪米元章書

歐陽公常曰士大夫不明氏族與禽獸無異然自晉渡江譜牒散亡夷虜敬互賜姓別族漫不可考要難以盡責也潞公之先本敬氏易而為文失製字之辭今陶氏為婚於唐虧人倫之義蓋石郎之害不止割十六郡而已米老本曠達之士而能書此為戒亦足以知前輩非苟於一藝者

吳傅朋書曾丞相夫人虞美人草詩

鴻門王斗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三月紅霸業已隨烟燼滅陰陵失道非天

亡羽強必死仁義王英雄本學萬人敵安用  
慘戚悲紅妝五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  
中老香魂先逐劍花飛新血化為原上草芳  
心寂寞寄寒枝舊曲聞時侶歛眉怨悵徘徊  
愁不語恰如初聰楚歌時清鬼香今誰主  
玉骨它年取為王會當移指漢王宮更伴尊  
前戚右瀛固魏夫人虞美人草歌紹興乙  
姬舞郊七月廿八日吳傅朋用為沈守約書

南豐諸曾與王廣陵為文字交吳紫孫寔廣陵之外孫

於曾氏有素則此書為文肅夫人所作無疑噫熙寧之

逢迎建中之調停夫人獨無一語諫其夫而且倚聲弄

筆尚論漢高之戚姬何耶前輩嘗言婦人與知文墨非

美事殆有深意然曾氏子孫空青艇齋世傳江西之燈

閩庭淵懿有自來矣紫溪自謂筆法得柳半葉醉不知



此語何所自豈與魯公屋漏法相類然不可強解也

跋黃太史帖

此一帖疑在黔南時所作有云慎言重行蓋息影畏禍之餘意釋氏與太史有緣鞍錢奉馬其意蓋可見

跋東坡黃州謝表

昌黎公潮州謝表識者謂不免有哀矜悔艾之意坡翁黃州謝表悔而不屈哀而不怨過于昌黎多矣然予嘗讀嶺海謝表有云人皆相傳其已死臣亦自厭其餘生言至於此章蔡之罪可勝數哉

書劉元城與李莊簡公書後

崇觀間老京竊威蕞權天下善類皆禁錮不用而汪龍溪葉石林陳簡齋號為渡江名賢亦嘗出門下至若元城先生龜山先生莊簡李公進退言議為一代矩範而元城奉祠南京龜山被名莊簡為尚書郎始余嘗疑之久而後知拯世之道有不得不如是也原老京當垂老之年逆知公論之不可捨張鬻以一書生微言警悟悔心之前黨禍漸解向微諸公少貶以自道則其無所顧藉之意將必置諸死地而後止方了齋之為尊堯也其意蓋亦若是至於羣奸輒轉用權之道迄不可揀由是聲罪而正之吁豈了齋之願若是也朋黨之禍盛於東



漢張讓之喪持正論者一律獨一陳仲弓徃吊後卒賴以解禍乃知志士仁人之用心雖相遠數千百載蓋未嘗不相同也此卷皆先生與莊簡公書清名勁節其淵源寔自始茲至紹興和議之首莊簡入秦大政皆昔時所聞於諸老採弊之說遠歷瘴霧其大節蓋自可見惟元城先生字畫端謹之妙有不待贊述敢曰莊簡出處之事推先哲之所未發者而書於後丁酉歲正月丙寅四明後學袁桷書

跋唐鎮遏使侍御史倪亞采帖

桷與番易倪仲寶同為太史屬一日出其先鎮遏公墨

刻一通以示寔象上先生識焉俾桷有述謹按鎮遏使廢置之始由貞元間悉屬諸刺史而邊於溪峒連于蠻徼者則特置城鎮而刺史不與焉廣明以來江淮之地秦畢孫揚迭相雄角而鎮遏之職隸於節度信為犬牙要衝雄石鎮之得名寔貞元以前遺令唐制御史別為憲衙自押衙都虞候至兵馬使凡十有二年而始為監察又積年而遷止於侍御史其功高而軍倍乃得為中丞焉故當時稱謂咸以中丞為貴今此帖言中丞誠尊稱也仲寶言御史之傳今十六世而丘壘昭穆封植彌謹遺言舊謀日補其未備辟之岷江初若甕口而至於



海者其源遠故也念昔吾里衣冠故胄皆為文安公之門人俯仰變更而事有不可言敬觀遺墨寔勞我心仲寶尊祖敬賢其深匱歲之傳勿壞夫德乙巳四明袁楠書

跋李後主詩豪

右散騎常侍徐鉉奉使汝陰泣觀故國王詩筆太平興國壬午歲前十二月十六日西湖北臺

李王辭廟北行時猶倚聲製曲不知降王宅果淒抑也晚歲幽憤溢于歌咏竟以憂死獨徐昂臣守遺臣舊禮痛東鄰之煽禍怨歸錢氏而此卷文僖寶之何耶昂臣

題識足勵薄俗方承平時士風藹然故莫有疑廷使以文為害則罹當時律令矣悲夫

重光書世謂撥鐙然不解何語按書記言推拖然拽乃具秘訣先德學士為李西臺余嘗見其三體

道德經及風后廟碑審為無疑天駟監太平興國四年置監有左右復各有二故此印云第一也畢少董文簡公裔孫由東平南遷多藏圖書襍蹟後入秘府紹興間人謂之畢荅董李丞相在翰林三十年太平興國八年始入政地如扈李二學士今玉堂集猶存其制誥趙嘗預修實錄所謂初本者



是也徐公八分世不多見益可貴重時中宜正色  
深寶勿為豪巧者歎侮是日袁桷重記

跋姚子敬所藏東坡書飛白記

東坡先生語慶曆皇祐未嘗不感歎三復此正紹述深  
意熙寧諸子乃始崇是議元符間何即舊見蔡君謨飛  
白廣不盈尺此字當與是記相屬思陵購先朝書入秘  
府悉去題識今不可復睹而記為子敬所寶誠可感也  
矣

東坡玉堂制草

淳化後學士院紙貢從池陽唐五代所用乃矮麻紙熙

陵愛李氏澄心

易此制蘇公此卷正號玉堂底本桷

見文潞公呂申公薛免平章批卷有賈相私印疑當時

故家剪以修媚與此紙無異今留河東李士弘袁桷識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書題跋

題唐玉真公主六甲經

靈飛六甲經一卷唐開元間書當時名能書者莫若李  
泰和徐季海然皆變習行體獨鍾紹京守鍾王舊法余  
嘗見愛州刺史碑黃庭經無毫髮違越至開元間從貶  
所入朝一時字畫皆出其手此卷沈着適正知非經生  
輩可到審定為紹京無疑昌隆公主睿宗第九女景雲  
元年入道改村玉真因以名觀方盛夏時工役迫急羣  
臣諫疏咸入魏知古之疏有曰陛下為公主造觀將祈



福祐季夏之辰興土祀禁百姓居宅卒然逼迫令其轉  
移功德何有觀地蓋太平公主之舊地也唐世諸王多  
強入道以為報本冥福否則和我以弭國難為女子者  
不亦難乎併識其事於後

跋竺氏藏舒沈二先生書

二先生授學鄉里時踵門而登巍科膺仕者固不一二  
數殊異以後衣冠淪落有不忍言者獨剡源竺君嗣孫  
稷猶能守儒保世度歲二先生遺墨惟謹楠伏讀沈公  
書誨有曰兢自持若果能爾何用師友審竺君誠能  
用力於是舒公誌其歲月則曰樂道其教子荐更百年

敦厚愷悌之澤今復未艾竺君諸孫宜力修而善繼焉  
俾勿墜袁楠書

題唐臨講堂司州帖

臨書如九方臯相馬遺其玄黃筆意洞達妙在轉摺若  
拘然位置不復有神韻矣唐臨十七帖較閣帖多異此  
卷紙品墨色真數百年前舊物來世唯蘇才翁米襄陽  
得其妙解能書者必能深辨

跋鄭太宰奏撰樂章

故事園丘明堂孟享宿齋之夕六宮起居奉表必委學  
士翼日復命它學士作宣荅詞車馬還宮始賀慶成及



錫賚亦皆學士所為詞臣書詔填委蓋不止是也自元祐以後罷合祭儀文悉倍舊規國用不足三蔡之徒悉遵王安石熙豐理財之法史官書之未嘗不慨歎也鄭皇后三為妃嬪始正后位實大觀四年之十月今觀太宰鄭公奏撰樂章之文在十二月實此年也鄭相世居開封三開茅社雖由椒掖之貴而其子孫殆有能以詩書自顯都承公與商詳習刑政今世所行大理格日寔自公始蟬聯官簿見於周文忠公所為墓碑四世孫出示手勅足以見一時文物之美噫翩、不富之戒又何其速也延祐三年五月甲子史官袁楫書

書唐臨蘭亭 紹興內府故藏

定武蘭亭文皇摹本所刻故毫髮無踰矩至徧賜諸王羣臣則皆一時能書所臨精神橫逸雖抵掌相似然猶以為優孟也余所見元嘉賜本第一神龍第二蘇才翁家本第三才翁本則祖神龍褚河南悞字本第四馮承素本第五褚庭誨本第六陸東之本第七最後復見米老所效褚河南本第八倣馮承素本第九今見此為十矣十本皆臨書與定武微異同又皆繭紙非雙鉤響榻可作米友仁定此為模本失之矣况此卷濃淡結構皆出己意每攬二字落筆尤奇媚米老臨模誑一世豈此



法不以授其子耶柯敬仲好法書而近世輒效米老眩  
易者十有八九故余特叙所見且以為貴耳賤目之戒

跋齊竟陵王蕭子良書

叙云齊永明三年正月十九日撰自書  
契以訪唯文字象形鳥跡摠成一卷

掌績纂書牘中有張芝一筆書鍾繇行狎書曹喜懸針  
篆書杜伯度章草書此卷蓋五十六體之十一耳蕭子  
良書不傳於世獨迷書賦其書有力而無體此卷是唐  
響搨粉蠟本筆力遒勁有智永舊法宗少文作一環草  
蕭齊咸慕之子雲書正與此類文皇乃深非之何耶圭  
壁殘斷然猶審為朝覲遺寶吾於此書亦云

跋柳誠懸隴西李夫人誌

顏魯公錐沙印泥法僅傳於歲真誠懸真得其道勁魏  
晉隸書以匾古為工至唐虞永興褚河南猶守舊法唐  
世碑刻作字逾廣遂以長勁為能而晉法悉變矣近世  
能書家不屑顏柳競為李北海書而隸牘遂絕余拙於  
書而善鑒未有能易余言者往歲嘗見柳公書清靜經  
西昇經靈寶經易賦心經凡五卷當以此誌為第一

跋定武損本

損本定武多匱金蟬翼越紙所印字彌精神不知者乃  
以纖瘦疑之當宣和流觴亭成有旨從薛嗣昌宣索急



驛以進內侍梁師成暮夜亟以蟬翼三紙連覆得百餘  
本故上本羸瘦中本肥瘦得宜寂下奉與不猶肥本亡  
異雖非北紙寔皆薛氏所竊本也此本蓋是薛氏舊本  
紙墨昏渝殆猶東郭子綦垢弊愈甚而神益清望而就  
之真有道之士也

跋懷素草書四帖

藏真論右軍書若未深服後廼為黃長睿所貶殆釋氏  
所謂報緣圓嶠寶晉之餘復游戲唐蹟吾意後人無敢  
出議口當以是為徵

跋歐陽詢隅隩帖

評書家嘗言率更書難雙鈎蓋其落筆全在骨法若填  
補肥媚則失其醜舊見唐彦猷摹鄒陽帖筆意絕近此  
卷殆髣髴之矣

跋聖教序

三藏記舊經生多習之李西臺人品高猶不免蹈襲今  
觀此卷遺其玄黃非有拘窘蓬萊神仙海鏡雲滅濡毫  
而踞龜殼非此翁也耶

跋懷素自叙

自叙墨蹟俱有蘇子美補字凡見數本董道進德壽殿  
者為第一然子美所補皆同殆不可曉善鑒定者終莫



能次其後先今觀負嶠所書貴耳賤目之士願加詳焉  
跋急就篇

索靖急就王廙所藏僅存於衣摺是渡江時已不完章  
法微茫轉摺之分少失之則訛謬矣自唐以後遂不敢  
以是擅名觀此足以驗華塚之功噫誠難矣夫

跋懷素聖母帖

劉剛得道四明余嘗欲遊山中攀懸崖坐石窓問超世之  
旨而未得今觀此帖極偉恠素為文世未之見而此帖  
亦世少摹刻觀法書幾三十設聞若是果孤陋耶

跋玉筍觀李後主牒

漢武南巡以天柱為南嶽而江西諸山言神仙者皆宗  
之玉筍山記所言漢武本此至蕭子雲撰立館碑有曰  
清虛之館蓋其地也李重光以蕞爾小邦當開寶末年  
兵勢寢迫奉宋正朔不暇給而猶曰御批此殆終身不  
去帝號之誦所行文又曰准教則王制也南唐之亡城  
陷猶誦佛不輟渡江雖功在曹彬而江面濶狹表裏寔  
一僧圖獻於太祖宋史特諱不言耳九華先生道家者  
流李主得國之效觀其成敗為之撫然前史官袁桷書

跋蔡君謨汶嶺帖

君謨行書蘇文忠定為第一其所摹右軍諸帖形模骨



肉織悉備具莫敢踰軼至米元章始變其法超規越矩  
雖有生氣而筆法悉絕矣昔人嘗言程李御兵各善其  
用學程之道猶魯男子也君謨蓋深知此唐人雙鉤多  
橫榻執筆尊敬懼其妄出胸臆也今觀波嶺帖較唐文  
皇棗木末益足取微延祐五年六月會稽袁桷書

秘閣續帖劉無言

元祐間詔以秘閣舊蹟淳化所未臨摹者命劉焘無言  
董其事為續帖十卷至建中靖國畢工後夫觀間蔡京  
復增臨十卷去無言所題命京改題通為二十卷後復  
有孫過庭書譜今世號為太清樓帖是也開皇真本後

由權場復入德壽御府號神龍蘭亭紙前後角有神龍  
半璽蓋唐中宗時所用印也理皇下嫁周漢長公主於  
駙馬都尉楊鎮故事奠鴈奉進禮物一百有二十奩理  
皇從復古殿取神龍蘭亭為第一奩以報宋社亡楊氏  
子不能守歸於濟南張叅政斯立大德末年復歸集賢  
學士李某今得見之以百花蟠龍官錦作為標首前有  
希世藏小璽真奇物也此卷正為無言在秘閣親摹事  
見無言手跋向冰文簡公裔孫當韓侂胄聚闕古圖書  
皆出冰鑒定自淳熙後圖籍考訂之富惟雪溪向氏錫  
山尤延之諸暨王厚伯三人然字畫最惡拙及今與僕



遂成四人延祐七年二月六日越表掬記時官集賢獲  
睹此卷賈相舊物也

跋蘇文忠與黃師是尺牘

黃師是實先浦城人其父潁州府君好謙與二蘇公為  
同年進士師是遂與蘇公家通姻譜嘗為提點刑獄文  
忠有曰白首沈下吏綠衣有公言之句何謂綠衣蓋指  
侍婢朝雲言師是官職之不遷云爾師是官至待制其  
弟宰星變上疏論蔡京遂長流海島有子：游脫駱以  
葬歐陽徹張魏公義之後居四明之奉化此帖縫印曰  
仁儉者為子游之子而視師是為伯祖仁儉之曾孫應

春以詩書教授鄉里後其子皆為達官掬嘗聞長老言  
其家所藏二蘇公帖凡數十紙五世澤衰皆散落殆盡  
此帖蓋遭母章碩人之喪文忠所慰唁者舊亦嘗見石  
本今獲真蹟為之深有感焉

跋米元章帖

元章壯年學蕭誠書後學段季展最後悉意師褚河南  
其體三變晚復規模大令徃：行書為長御府米帖有  
楷書周官性不耐物檢時有塗注中原諸賢所見周官  
蓋行書也草書之變始張旭行書之變由米老蓋其類  
逸政相似耳孫過庭嘗自言作書無一筆大令善書者



必能評其優劣也

跋汪氏推恩誥

右信州汪氏孺人誥一道寔壽聖齊明廣慈備德吳太后壽七十時孝宗上壽康壽殿推高年恩所賜也紹熙五年復以八十行慶壽禮未幾孝宗崩危疑之際定立曾孫母儀四朝猗歆盛哉嘗考乾淳之際國境寧謐天子以孝治天下一時郡縣以年高聞於朝者視汴史為最多舊制男女凡年登百歲得官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封官如民百歲而慶壽恩八十以上始得預如前制差等焉張氏自待制時為官族則汪氏之年者蓋可知矣

叅政師黜蓋施公施為廣信人首相文定王公淮寔楠外祖母碩人之大父於時文定作相其母夫人猶迎養相府君臣廣孝於是可見元傑沈靜好修學老子道猶能寶家牒于易代之後故國喬木藹然遺思楠也世為史官得無書乎袁楠記

題李龍眠雅集圖

龍眠舊作雅集圖在元豐間於時米元章劉巨濟諸賢皆預蓋宴於王晉卿都尉家所作也嗣後詩禍興京師侯即皆閉門謝客都尉竟以憂死不復有雅集矣元祐更政蘇文忠公為中書舍人黃太史入史館張右史晁



河中為正字秦少游以品秩最下亦較黃本書籍未幾  
晁以憂去又未幾趙挺之論蘇公少游魯直同一疏否  
則晁亦在疏中矣噫元二之際號為翁和黨論之萌蓋已  
兆朕良可悲也此圖蓋作於元祐之初龍眠在京後預  
貢舉考斯時之集則孰為之主與曰此安定郡王趙德  
麟之集也德麟力慕王晉卿侯鯖之成見於題咏文潛  
嗜飲樽壘滿几者其實也少游凝然有思其少秦王之  
意乎魯直每遇家伎輒書裙帶今乃題卷猶故態也東  
坡公精神凌厲見於筆墨

題八馬圖後

龍眠嘗作明皇八馬圖此蓋其雲仍也奚官調物深得  
沙苑間意態畫評云人稱高名馬虧先匠今於斯圖亦  
云

題雙竹圖

彭城遺派如俞且軒梁率菴皆有瀟洒意態世人貴耳  
賤目正不免如米老牛即戴嵩象即章得之請此卷雙  
折枝烟雲慘淡展閱晴齋頗有莊生去國幾年之意

書藝祖皇帝十節度風雲圖後

杯酒釋兵柄此啓運立極之基也然文盛武衰亦自此



始攬風雲圖痛當作慟道民表楠書  
以辟穀圖壽張治中并識其後

叅預篤素張公孝伯于湖先生之從弟為貳卿時有以  
辟穀圖為初度壽翫其詩語典故超遠非叅預公不能  
受未幾入西府又陪幾政偽學之禍公寔彌縫雖一手  
獨拍國史時政至今猶可考也晚歸執源領祝釐十餘  
年康強壽考是生標察太中公亦以字畫醞藉重一時  
年過八十作字猶嫵媚本茂枝亘有自來矣楠大父嚴  
州於大中情好深厚每相顧語時事艱塞思欲如叅預  
公嘉泰時不可得風雲變更此圖遂為袁氏家寶思得

留侯裔孫以永兩家傳襲之美治中張公精神炳耀萬  
志文物於吾家族祖正肅公有三世之舊振嚮甬水言  
語冰雪誠信金石優游孫讓而蒞不可犯事不徒作起  
然有黃石公審勢之道楠往遊金華聽言論之緒睹茲  
佳辰敢以叅預張公所至者為祝俛仰疇昔今百二十  
年矣庸書所聞為公壽四明後學袁楠書

題趙希遠山水

前賢議大年山水平遠多朝陵往而所見今觀此圖殊  
有泉石意態吾鄉樓宣猷公嘉泰坐錮十年不作子公  
書問趙尚書時方尹孖都其猶子輩行後先不同要知



此畫不當以此為重近世附會率類此

題家山圖

巖壑朱鴻臚翰墨繪事軋淳諸老咸尊許之余屢見其書洛神賦飛湍圖當未易入甚画家評品信知前賢遊戲不得以藝名目竹墅先生舊為江行圖登瀛圖復因思陵書法充為學書韻譜使之較藝書畫二博士意其猶朱鴻臚也藝成而下韋仲將問立本懊恨莫雪則知游戲深意未為害道梅客錢塘獲觀家山圖於其從孫一清典刑日淪雅思清集萃於墻屋之被文繡且深寶藏以示固志

題赤壁圖

空濛寒江望斷壁如日色羈臣謫子作淒然懷土語似傷正氣余嘗讀囚山諸賦深惜其才其不遇果命欣覽此長卷益知東坡翁百折不撓非景物可動為之一喙

題模本重屏圖

重屏圖至汝陰王明清氏始定正坐者為南唐李中主像余嘗見樓宣獻公家周文矩所畫初本前有祐陵御書樂天偶眠一章噫承平盛時君臣圖治而區、慕企耆年之安佚禍及於身國亡於嗣苞桑之戒有自來矣此卷模榻不遺毛髮乃喬仲常所製浚得龍眠筆意而



精巧過之以此辨定

書年端明脫靴圖黃魯直返棹圖贊後

子昂畫  
時守當

奎所  
贊

嘉定改元首召樓宣猷公為翰林學士承旨更十七年  
不復有繼而學士亦久虛不用寶慶初首用鄭忠定公  
時則有若洛水程公相繼為學士端明則真文忠嘉熙  
則魏文靖文忠不肯拜命文靖不兩月即入政府矣淳  
祐特用三人曰端明李公參政應公其以不能辭者吳  
丞相一人耳至景定始踵用徐公端明年公獨年公至  
咸淳初猶學士噫四十一年理宗所命內祠不過四五

人則凡號為學士者誠難矣方陵陽李先生特以史局  
入蜀為參謀首辟先生以自近蒼黃出蜀李公造朝願  
給筆札補其書先生之助為多龍翔之變丁董氣馘無  
敢犯一麾出守倦憂國絕僥踰鼠穴之窟初圖見之  
感指摘文致之弊太史之圖見之裕於子孫經術淵懿  
為東南師表故國喬木殆於是見之矣念昔至元乙酉  
嘗從子昂承旨公於錢塘於時年少氣銳各欲以文墨  
自見此圖之作寔在是歲黿頭之兆殆表于是楠也學  
不加進而志日益懦肅客斯圖其亦有所感也夫延祐  
四年九月袁楠書



題楊補之梅

逃禪居士平生文章字畫清勁簡潔獨作梅花習宮體  
豈宋廣平遺意耶德壽殿深愛之嘗命作橫披親御翰  
墨俱以是干進即脫身還里士大夫自重若此可以見  
昔時之盛

題湯叔雅梅

舊見叔雅作香三圖踰二丈遺其女淮奩田四十畝清  
實清矣如太清何外雅性慕曠遠其繪事有山林枯槁  
之意德壽殿乃不喜之何耶遇不遇有命昔人評詩謂  
柳塘春水真富貴詔叔雅豈故為是以自况然余嘗聞

評畫家言竹外一枝水邊搖落非叔雅不能蓋棺論始  
定於此圖見之

李成寒林

李光丞畫多入御府在民間者其子天章以金帛悉購  
歲故朱元章作無李論此卷王都尉畫帙中物余留  
京師見寶繪堂畫帙俾佛折枝禽畜凡三帙後入宣和  
太上皆御題姓名復加寶璽宣和最重光丞山水今裝  
演犀軸皆舊物蓋從畫冊表而出之者摺文猶在而後  
紙略剪去至元治年十一月丙子尊尊號玉冊置省  
中歸坐南窓書



題小坡竹石牧牛圖

小坡竹石綽有父風後倅定武罵賊不屈以死其風節  
不墜光於前人矣坡翁流落園苦有悔不長作多牛翁  
之語將買田終老于陽羨而志迄不遂此圖之作無乃  
聆庭訓以寓初意歟江南擺極千里一色久客於京塵  
粧寫故鄉之思無言而色已動覽之悵然

題李伯時馬性圖

仁廟賜却叅政此圖  
為龍眠李元中作

龍眠三李元中厠伯時豈淺哉嘗聞伯時欲工馬形  
狀或有告者曰非入天厩不可今世所傳好頭赤等圖  
悉天厩模寫鳴立起俛神氣洞馬腹矣後復有告者曰

予性非馬性入於自然寧有悔悟使真入之冒有出理  
由是臧悔作大士像袁桷曰性以理成物由理具區別  
有殊性善益彰惟我仁宗皇帝溥博濟物一視同仁  
其所以際待大臣者寔有差等其庸是賜非臣彬不足  
以稱龍御上賓先臣不接踵以逝誠有是也大嗣子  
升至治二年命小臣袁桷叙本末謹稽首拜手為之書

題王黃華墨竹

黃華老人祖襄陽筆墨至於平世不過卒至窮困流離  
時使之然使生元祐盛時實不在朱老下文冊淵用墨  
竟在筆前觀此卷豈在彰城下耶德常評古精詣遂取



其評以書

題李龍眠十六羅漢像

龍眠白描多用吳道子卧蠶筆若一用界畫法則非真矣此卷山林嶽峯骨相嶢嶮猶有離王舍城真態非徒有江右卑弱儀度神閒意定視天台靈鷲真瞬息事龍眠神氣洞馬腹晚修道士得無冥會耶

題彦敬子昂蘭蕙梅菊墨卷

余嘗見彦敬子昂親作繪事生香踈影光透紙墨觀者莫不歎衽二公既下世摹傳益多優孟之非教幾不可辨觀此生意猶侍杖屨時也

題子昂擊磬圖

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崩賸父子之亂於斯時也聖人得無所得柴也其來由也其死事果有至于此名畫既有擊磬圖不存子昂創意作此本其亦有所感也夫

題鄭有之蘇黃海棠詩卷

吾鄉樓楚公為令登封得嵩山之石以歸自渡江來南北隔絕其孫宣獻公遂築樓扁曰登封而貯石於其上京洛慨歎其記又定三致意焉華陽自甲午之破衣冠南來不一二數土地之宜登於王所者悉絕若奇巖美



木往於前賢題咏中髣像而不復可睹金華鄭有之  
北山先生宣撫公之裔孫其家有蜀棠一本獨傳以為  
宣撫公自鎮蜀歸時手植有之復得摩圍閣所刻東坡  
海棠詩一篇又得黃太史所草合為一卷每花時舉酒  
展卷高歌居然萬里之勢見於眉睫其與宣獻公之意  
故相似余嘗聞牛竒章聚花石之竒麗而身不及享近  
者內翰洪公築瓊園於第而幾致竒禍孰若宣撫公清  
名懿行淋於後人一花之微猶存於百數十年之後古  
人有言曰十年之計在木百年之計在德今德與木俱  
存而無墜豈不美與謹書其事於後三日訪喬木之居

坐花陰之下舉觴相屬書為賦其事

書趙監酒墓記後

唐世宗室其初皆有封爵世遠親盡遂與異姓之臣襍  
而仕宦至或流落民間故作史者深為之歎息然而石  
堤谷之慘則又有甚可歎息焉者也宋太祖懲前代之  
失諸降王子孫皆得登仕版而柴氏錢氏復與為婚姻  
號為最盛至於靖康大變流離南來皆得奉國牒以見  
於宗廟絕猜疑之嫌于此可見余嘗自紹興以來考其  
世系彬秀出亡慮數十人至若魏王諸孫雖其族屬  
號為踈遠卓然可傳者詞華則德莊仲白清謹則德老



父子抑有以知祖宗垂裕之盛乙未秋趙君開牀出其  
皇祖監酒君之銘謂余曰此相國程公之所作也監酒  
君於魏王為九世孫而文昌公之從子也文昌師性命  
之說於慈湖先生為時儒宗曩先人官廣陵時詔以家  
世舊聞甚習既歸餘姚故居每拜高曾墓下讀諸老所  
述先德夙夜畏懼不能承嗣丙子奔播善和故書與墓  
碑俱燬為庶為奴不敢自恨獨欲求程公之銘不可得  
也惕然于心幾二十年今復獲於四明之族黨誠不勝  
慰喜其為我記其事余曰世畏禍者多矣變姓之張  
祿別族之輔氏蓋思以自全也今君之喜非昔之喜也

君方以易推策隱市以自活易之道非止於是其憂患  
之深者養其支離以盡其天年斯足以不辱其先矣餘  
不足為道姑書其事歸之

書進修堂往還尺牘

始魯大父越公從正獻公時通判少卿方總角誦書  
正肅公方入小學於時諸生從正獻公凡數百人公教  
不及諸子母夫人戴氏手模顏魯公大字以教諸孫宗  
盟之好寔夫人啓其議故越公少年作字亦習此體後  
伯祖通判大父嚴州尤相與模學進修堂書體兩  
家敦叙情誼於書牘尤可見也嘉定癸酉歲正獻公自



九江名歸郎者越公亦自桐廬入為奉常屬官後正  
獻公為侍從而越公復入著庭同輔凡六年後三年  
正獻公奉祠歸里越公以列卿尹臨安公作詩十章  
相寄獎勵尤深而其首章有曰少年妙譽已超然不肯  
隨羣苟目前蓋猶言昔時遲赴禮部相從事也暨正  
獻公薨越公挽章有曰燕堂聯族子講席後諸生蓋  
言合譜時事也自正獻公而下書牘無慮數百皆藏二  
父房往歲從兄子禮舉此卷以授己丑之灾凡先世舊  
物一夕而燼獨此以藏於故山獲全追念二宗盟之  
始今已百二十年舊聞零落悞不復記憶因書識於後

俾後之子孫得以自考云甲午歲良月曾孫楠謹識

書馮將軍翠峰詩後

金場渡江世人咸稱采石功為雄偉而不知煬之首謀  
以海道進兵為第一向非膠西用奇決勝則長驅江陵  
江左始未可保始余閱李伯微甫繫年書深疑紀采石  
之事為多膠西之事為畧間閱傳記則知前輩已議雍  
公之張大而伯微甫謀記亦書雍公經理關陝之不遂  
蓋未嘗不置疑於其間也膠西之戰李寶功誠不得泯  
若馮將軍事獨不得見於史為可恨惟趙氏遺史所記  
號為詳悉而所謂當時卓然奇勳悉皆歸於李寶之偏



將曹洋乃於馮將軍深有異論且謂獨請海艘借勇以  
避虜棄降却走於凱旋之先余嘗反覆其事有知其不  
然者夫軍法莫嚴於背兵李實非能假馮將軍者也其  
捷也實寶命曹洋詣闕奏洋安得不捨美以自稱方  
是時猶槩受其賞將軍如不却走也明矣所傳聞異辭  
聖人猶疑之遺史重妄之罪深矣微正獻公直筆以紀  
遺事則將軍之功不止於泯焉而已也楠曾大父樞密  
越公尹行都時築射圃曰旬閱下教出將軍射法以試  
士伍白首軍校猶能誦將軍射譜樞密公訓閱之動山  
陽弄兵公以不發兵坐視責時宰由是去國於時領兵

殿巖者幾欲承受風旨襲夏震遺志以報私恩每思將  
軍之忠烈有不待子孫而後傳也今觀翠峰題咏諸老  
贊述滿卷獨正肅公書尾之語猶不滿於紹定之事噫  
其亦有望於後者與彭叟成紀之正裔今為范大後馮  
范之譜猶臨印高魏之譜也昔陶高翁劉景文以邊將  
有能書名將軍翰墨之美誠不愧古昔彭叟以詩書紹  
述前人光其當不止此敢辨遺史之妄以補家乘復以  
勵彭叟云丁酉歲正月辛未越國袁楠書

書史文靖為西山先生薦黃叅軍家問

嘗讀西山先生通文靖公啓曰甫四祀奉常之第三州



刺史之符華塗咸擬於直登雅操獨安于平進又曰清  
原齋彝善政有百年之思太白東湖勝賞窮四時之樂  
咏繹詞旨蓋不以赫奕為可貴也紹定元二先生去國  
文靖亦歸老里第今觀薦士之急遂因文以致其子而  
文靖諄：訓諭尤以先生為重絕干撓之嫌于斯可見  
楠聞諸老言永國為相時欲迎公政府就養不一歲而  
返方永國之入相也公獨言參預應公宜為文字官應  
時以議端平兵事謫歸里未幾果得名命將入國門劉  
濮二監相總論去公聞之歎恨數日噫父子至親且無  
所嫌避在隆興時若張紫微之總得近世之江文忠誠  
有不可處若文靖父子誠無可議一時廷紳不免有趙  
括之議慨貴盛之不常愍天運之日圯三復遺墨肅襟  
以嘻是歲五月乙亥年家孫袁楠謹書於其曾孫益伯  
題識之後

書張仲實家譜後

古者別姓以族莫嚴於祖廟自宗法不行各尊其禰不  
待數世而視為絕族蓋譜牒不修廟制不立迄無所藏  
附故耳唐世廟院之法猶有遺意至宋令甲非君賜不  
得立由是公卿大臣各懷安苟且視以為難事自渡江  
來承賜者無幾其所立廟率燬於火或撤去不復立而



獨張忠烈王故廟易代猶無恙方承平時張氏族號最盛散處都邑其房院稱號各以數目為別歲時蒸嘗男女長幼悉列廟下而復擇宗子以主祀傳於今其法蓋未墜也昔摯虞以漢亡之後譜傳之失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推其本始作族姓昭穆夫當流亂之餘理國若是而先儒以為厚風俗之道亦莫若明於譜系今仲實因故廟之舊合七世之譜旁行邪上如指諸掌慨今思古將襲德踵媿使夫來者之有以自振而其可傳者非止於章綬赫奕而已夫尋丈之木其旁達拳曲者莫病于本也阿閣之鳳翔翺振迅者無害於德也惟其有之者

斯侶之也書曰紹聞衣德言又曰迪惟前人光仲實其最之矣袁楠識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題跋

書張忠烈王傳後

世言老子書富國強兵以余觀之是未足知其說老子  
言佳兵者不祥而陳平亦言陰謀道家所忌夫其書學  
道者之所祖而言用兵有不得已之意則兵者非真喜  
用也宣政以來老奸宦豎爭用兵立功於僥倖馴致靖  
康之禍議者謂佳兵於此可見矣至于建炎兵不得不  
用而一時徂宴媮之久長驅南來蔽遮阻厄者皆望風  
奔竄驍將巨鎮遂廣立屯衛以自重而東南民力匱轉



輸供給之苦未幾而紹興用事者言罷兵矣方是時秦  
氏子誠無所容罪獨張忠烈王有適墮偃月之計而後  
無與辨之者當罷兵之初莊簡李公嘗同其議檜之始  
未可以遽議也論檜之罪當成於罷王西府之任蓋奸  
臣造謀未始不假宿德重望以厭服衆論事成而即排  
之者毋輕其若是故李公之去也不數月而王雖一歲  
而去則亦有所不免夫事之毀譽難定於一時而視其  
子孫始足以知昔時之行事漢高帝侯鄧禹功為中興  
第一遲：長安無以辭光武之青至其訓子孫俾各習  
一藝則其善後良有古意唐李勣垂沒之訓嚴且明矣  
敬業之覆宗滅祀終不可追豈非立後之議誠有遺恨  
也今王聞孫彬：滿於家乘施及五世崇德植學以自  
表著猶不可一二數則是非之公當由是而見回書所  
聞以附於家傳之後

書史忠定王貸錢券後

楠年十三四時有鄉先生應君文煒年八十餘善談論  
軋淳諸老舊事為楠言外高祖忠定越王未第時儻富  
民錢氏坊以養越國夫人洪氏今天童松徑東皋先生  
精舍即坊故址也當紹興甲子歲越國夫人壽周甲子  
忠定王假坊錢為酒食以合姻族閭里禮甚具坊故屬



浙東常平司至秋七月不勝輸官之苦留繫於越宿越  
賣餅湯媪家是歲鄉試期已迫忠定王不得歸里鬱  
悵望媪微問曰秀才何負官逋如是遂具以前對翊日  
媪召兒與共約曰我積錢百千以治終事今悉與秀才  
輸官若中秋試必速償我母惜也王歸果與計偕寔紹  
興之十四年至乾道間王以衮衣偃藩養越國夫人於  
越時媪猶無恙王命使者車迎媪坐堂上拜之歆官其  
子媪謝弗受曰願丞相子孫它日官越毋忘媪家時賑  
與足矣後忠獻為常平使者復命駕媪家拜其像與其  
子坐且慰金帛甚厚應君又言樞密帥越余時相從湯

媪諸孫猶在樞密公紹先志如初特伺候門下旬日為  
異耳今獲從五世孫公升允叟伏睹手券夷考歲月去  
秋試纔二月當從此券以償湯媪而補所聞於應君者  
不誣謬為可信謹書以補家乘之缺維王盛德厚行垂  
裕無極以允叟五世大宗兢恪遵奉睦宗廣孝下賢急  
施當不止智周於家庭慮盡於鄉黨而已也桐木之韓  
由南澗而愈昌申國之呂至太史而益著韓呂五世孫  
聞望若此允叟其有以勗之書曰迪惟前人光又曰紹  
聞衣德言因以勉允叟并以自勵



唐虞之事載籍莫詳往讀劉氏外紀胡氏皇王紀等書  
記帝堯之事孝慈力耕桑者表其門閭雖遐邇無本非  
有類於荒怪不經吾取以為始焉世衰道微日淪於媮  
形管之詩先儒或疑為季代之作於是淑德內範與男  
子並稱若烈女傳所載張芝桓女之徒皆得如帝堯時  
故事亦足以惇行表勵噫其意亦深且明矣楠遊吳門  
讀中丞徐公所為焦氏婦傳誠可謂懿厥哲婦而其彰  
明之始寔自其弟焦侯蒞之昔屈原作楚辭悲切反復  
而獨推高陽之玄冑女類之嬋媛蓋其好德之心根於  
自然移為忠君愛國猶不敢忘其所自使原幸得其時

則其光榮之道不假於原之自陳也方今焦侯以明達  
粹雅嘗舉正於省闈前徽貞行將以請於太史氏更生  
蔚宗之筆足以稱是非如李文公之傳揚節婦不得入  
唐史為可恨也詩曰此令兄弟綽有裕焦侯孝友之  
道於是乎備矣敢書所聞於後大德庚子越表楠書

書湯西樓詩後

玉溪生往學草堂詩久而知其力不能逮遂別為一體  
然命意深切用事精遠非止於浮聲切響而已也自西  
崑體盛褻積組錯梅歐諸公蒞為自然之聲窮極幽隱  
而詩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語腴意瞻者為臨川之宗



氣盛而力夸窮抉變化浩、為滄海之夾碣石也為眉山之宗神清骨爽聲振金石有穿雲裂竹之勢為江西之宗二宗為盛惟臨川莫有繼者於是唐聲絕矣至乾淳間諸老以道德性命為宗其發為聲詩不過若釋氏輩條達明朗而眉山江西之宗亦絕永嘉葉正則始取徐翁趙氏為四靈而唐聲漸復至於末造號為詩人者極淒切於風雲花月之摹寫力孱氣消規、晚唐之音調而三宗泯然無餘矣夫粹書以為詩非詩之正也謂捨書而能名詩者又詩之糜也若玉溪生其幾於二者之間矣吳門湯君往得其過葛嶺諸詩玉辟邪鐵如意

之警策有得乎玉溪生之深切精遠余每欲蒐其精良者而一讀之來吳門其從遊陳子久相過知湯君之詩雕搜會粹皆子久任其事余不識湯君而知其用意間有與余合遂書玉溪生作詩之原委宋三宗詩體之變以慰湯君庶知湯君非苟於言詩者子久嘗學於湯不知予言能有合於湯否噫詩至於中唐變之始也若玉溪生者歧而望之其不至者非不進也子久年富才俊它日追風雅之正返雲咸之音其視余言殆猶糠粃也

大德庚子四明袁楠書

書高息齋嚴母方氏夫人墓誌後



息齋先生早歲入辟雍受知於龜山楊先生後掌國子  
於熙興上五峰先生一書慷慨明白遂即挂冠致事辨  
春秋王霸未嘗不嚴正而簡明也成均學制至咸淳之  
末猶復遵守其或變更傳會皆大臣私意或謂與宣和  
三舍法微近是殆不知先生本於周官乘聲附響無以  
議為也舊聞遺落麟臺故史三厄無從攷訂郡志疏缺  
能言高氏出處大致譜牒官號亦不多見而楠以先世  
遺得藏其集註喪禮若奏牘之見於會要者猶一二條  
目至於他文則皆未之知也今年春得讀嚴母方夫人  
墓誌其叙師友昏姻之好不以窮達渝易足以知先生

成均之法出於閭塾之遺意而方夫人崇師教子不得  
與流俗同也噫師友道廢遂耻以師自言陳稽古印綬  
惡遇舊館人者有之矣昏姻禮乖雖潘楊之睦猶以貧  
富異心尚何敢修師友之誼敦昏姻之舊於富貴利達  
之後也夷考漢唐傳記嚴母之賢者莫若延年與武彼  
二子苛酷驕蹇遂不幸使內則懿範見於史氏今嚴氏  
儒雅奕世聞孫與計偕登仕版者亦不絕書則方夫人  
之賢不著於郡乘嚴氏之幸也巨川往歲南極交廣蒐  
竒補軼多四方聞見今垂老隱居充然自足不假於當  
世而獨愴々表章先夫人訓範以示厥後復使高先生



之遺文振暴于二百年之後謏聞寡見由是而廣惇本  
宗禮由是而興不亦躋歟謹書其後而歸之大德壬寅  
二月九日袁楠書

書吳興張景芳祖母費夫人所作華嚴偈頌後  
南軒先生祖母魏國夫人日誦華嚴得心法於佛日杲  
佛日之頓悟機辨亦由華嚴或謂華嚴乃佛富貴此蓋  
以妄測妄非知道者方魏國學佛時忠獻以忠正謫居  
南軒先生從五峯游學子孫為一代師表未始諱言魏  
國為異端也近世崇正之說方新凡類近釋氏者子孫  
皆揜匿不著於家乘今吳興張景芳獨次其祖母夫人

偈頌以光示子孫忠厚孝謹將由爾以興敢書宗衮之  
事以勉大德壬寅良月望日越袁楠書

書鄭潛菴李商隱詩選

李商隱詩號為中唐警麗之作其源出于杜拾遺晚日  
以不及故別為一體玩其句律未嘗不規然近之也  
拾遺愛君憂國一寓於詩而深譏矯正不敢以談笑道  
若商隱則直為訕侮非若為魯諱者使後數百年其詩  
禍之作當不止流竄嶺海而已也楠往歲嘗病其用事  
僻昧間閱齊諧外傳諸書籤於其側冶容褊心遂復中  
止私以為近世學詩頓廢風雲月露者幾於晚唐之悲



切言理析指者鄰於禪林之曠達詩雖小道若商隱者  
未可以遽廢而議也容京師潛菴鄭公示以新選一編  
去其竒袤俚艷讀其詩若截瓠為表播精為炊無一可  
議去取之當良盡于此昔蕭統定文選至淵明詩存者  
特少故議之者不置至王介甫選唐百家詩莫敢異議  
而或者又曰筆札傳錄之際多所遺意嗜<sub>落</sub>好不同固難  
以一今此編對偶之工一語之切悉附於左商隱之詩  
如是足矣覽者其何以病因書其說而歸之

書定興王成之墳臺記後

自古不修墓之說見於禮經世媮俗薄遺墟敗塚子孫

有泚其顙而莫以為怪抑知其必誠必信當自其始至  
不幸而修者非禮之正也自墓田定尋常崇卑之制穰  
穰世胄率從事翁仲雲闕之靡麗發丘模金蔑有遺藏  
抑不知制令之始蓋防其侈非俾之薄內以事外也定  
興王成之躬自土之勞高為墳臺積至尋丈絕椎埋之  
望而慎終謹始復合於聖人立言之本意吾友李伯宗  
甫特叙表其事余嘉其純孝之實而復以是說告之大  
德癸卯七月既望四明表楠書

書陸淳春秋纂例後

近世春秋家立褒貶於字義茫不知盡性之理按其形



模以中有司程式為精巧天理人欲三尺童子矜然  
有能言之春秋之學廢矣習三傳者唯文詞是師左氏  
盛而公穀廢矣武夷胡氏作傳止於七家唐世傳春秋  
者皆廢矣噫士何事春秋哉吾里樓宣獻公晚歲欲明  
義例之說時永嘉陳君舉舍人為春秋傳遂序其意而  
焚其稿每語後進當以唐陸淳集註纂例清江劉氏傳  
為下手余家所藏纂例乃寶章桂公所校號為精善按  
纂例它無善本審此書廢已久聞蜀有小本字惜未之  
見唐志纂例十卷集註三十卷微旨二卷辨疑七卷余  
來杭復得微旨二卷乃皇祐間汴本聞苕溪真齋陳氏

書目咸有之當搜訪以足此書以假友人得脫灰燼劉  
氏傳乃先越公居宥府時岳肅之侍郎所遺家諱咸以  
絳羅覆其上二書當永為子孫寶俾勿墜

書鄭潛昭曾祖東谷先生謚議後

胡忠簡論王正道時不知其後之忠烈也廟有碑史有  
傳斯無愧矣三槐名孫崎嶇擾攘欲以竒計立功業不  
幸有脫畧名教之誚使不若是則幾為狼籍人矣今觀  
括蒼鄭公履謚猶不恕置議禮義名節士之大閑謹於  
正道蓋將以謹夫後來者耳渡江百餘年屢厄樞相獨  
定謚無敢希指至若賜謚則由舍人行詞端平以後謚



愈多而名愈濫惜不得鄭公有以正之嗚呼悲夫

書朔齋先生都梁第一樓詩後

南豐記擬峴臺欲與州民同其樂至朔齋先生之識都梁第一樓則欲與之同其憂非深知民隱者言不至是此卷筆勢有籌筆驛詩態度嘉定以後士大夫不復崇尚字學獨公與甫田陳復齋號能書二公出處相近要未可以一藝名

書朔齋送弟牧翁十絕後

朔齋先生以宗正兼直後省于時先子方入轉運幕府一見道問家世即以科目剡薦至今照牒猶襲藏也

今得拜觀遺墨其藹然友于之意見於扁翰前哲愈遠古道日媮摘章繪詞言行寔不相顧觀此亦足以愧警

書高使君脉圖後

吾鄉嘉定以後故家之賢獨高使君衍孫興寄冠珮清逸儼整如晉世圖畫賢士宅旁植水竹奇石號曰竹墅其食必按本草其居處必順叙寒燠銖分脉法如指諸掌往時措紳類能夸詡之數十年來士益困不復知有清事楠幼與其諸孫一清相過往見一便面即使君脉圖也於時一清方編類經方惜日不自置并祖文昌公猶無恙其尊聞於家庭者尤精確可傳信今幾三十年



而一清所為醫書十事亦成矣定義作易神農為本草  
至黃帝述素問難經等書三聖人未嘗以下筮醫學為  
鄙九流肇自漢世儒者猶不得尊則此復何議至陶弘  
景孫思邈貞白為高能令天子大臣傾下敬愛則道與  
神完者未以一概論也一清方遊公卿間清名舊闕當  
益以貴重敢誦所聞書附脉圖使來者得以考清容居  
士書

題忽訥監司畫像詩卷後

成都郡治歷唐宋幾五六百年牧守皆有畫像政績可  
紀若韋相國張益州愈遠而愈不忘其治守無狀耄倪

咸指其像爭詬訾以病蓋棺事定豈虛語哉忽訥監司  
按臨長沙墓木已拱其子脫帖木兒宣武公知遺愛之  
被於長沙也至厚歲久而泯落將懼夫子孫之叙述者  
未足以傳信固雖豐碑善頌皆迫於一時之指使考其  
相與社而祝之者審像以觀則得以察其平昔治行之  
實永久而益信詎家庭之所少而遠求數千里之外哉  
徧觀鉅軸其意若有未盡楠也職在太史韋丹之碑其  
能肯多讓願泚筆以俟

書白敬甫三歲作大字卷

柳州劉賓客在海嶠為二童作詩有曰小兒弄筆不



能嗔澆筆書窓且賞勤柳州則曰聞道近來諸子弟臨  
池尋已厭家難二賢期待如此彼二童迄莫能有聞梧  
竹先生一為元公期獎卒有成就在易蒙之六五解者  
謂默識心通為顏子得之令聞壽考先生實何愧焉傳  
示子孫俾無斁以承

書胡評事夢昱印紙

楠幼歲嘗讀 曾大父樞密越公家乘言寶慶改元九  
月旦胡評事進對首言濟邸死非上旨當立孤以明本  
意於時相臣震怒入對兩宮乞黜去未幾御史李知孝  
希旨具疏削籍度嶺 先公時尹錢唐力過閣言削籍

故事必下京兆書考功籍公遲不肯署復三入閣相怒  
曰趣書何言宿留凡七日始下公曰不十載當悔復吾  
母為禍首且考功籍謹不涉署後必有知我者由是戒  
兵士善護復密以錢鏹相遺贈自後先公門人王公邁  
亦踵論濟邸事而公亦被黜去端平末年公始得諸老  
叙復楠獨不得與胡氏子弟參論來京師豫章周儀之  
間言是事楠具所以儀之曰胡公諸孫携考功紙來與  
子言誠不妄噫吾先人之復封端平之初也復立濟祀  
德祐之末也馴致於此其何可言剛簡丁丑試集英先  
公時為參詳并識於是謹書其後而歸之乙巳歲三月



甲戌袁楠記

書吳景山樂府

景山吳先生佐金陵閩府時先子實為貳車亦入幕嘗為楠言先生壯歲客羣公飛牋疾記生宴席即就亦弗視言論冰雪懷吐竒磊不肯屈人下晚始第奉常嘗鬱自慨語昔時承平事謂今當不復有未幾逃難解散先生亦竟謝人世後十餘年其子博文為四明郡博士先子家居敦叙夙昔猶一日也楠客京師博文適先後至乃出先生手澤一通以示蓋方回堯章之伯仲非如劉改之徒喑鳴叱咤以氣為言者也唐子西之

詠梅不免以倨傲得罪先生之詞蘊而不露哀而不怨見乎辭而莫知其止殆駸乎國風矣俯仰疇昔悲不自勝并志先子遺語而歸之大德乙巳契家子四明袁楠書

書黃彥章詩編後

元祐之學鳴紹興豫章太史詩行於天下方是時紛立角進漫不知統緒謹愼者循音節宏佚者擇險固獨東萊呂舍人憫而憂之定其派系限截數百輩無以議而宗豫章為江西焉豫章之詩夫豈惟江西哉解之者曰詩至於是蔑有能繼者矣數十年來詩益廢為江西者



嘗慷慨自許掉鞅出門卒遇虎象空拳恣睢復却立循  
辟不敢近使解者之言迄幸而中噫然則其果不可以  
復古歟楠來京師遇黃生景章於旅次問其譜別於太  
史為七世而尚書公辨教之所自出示其詩宮商敷宣  
黯然而過之意絕於詞氣吾知其充然以修興太史氏  
之學者非子其誰也夫別江西之宗者是不至太史之  
堂者也曠百載而有俟捨其諸孫曷有望焉念嘉泰間  
尚書之孫犛為常平使者於吳 曾大父樞密越公丞  
邑吳江檄定里後時蘇師旦驟幸蜀獨絕請托無隱使  
者大喜得剡於朝而改邑焉俯仰百年門下之誼猶一

日也庸叙疇昔而勉之大德乙巳八月中秋書其詩後

### 書劉將軍詩

言用兵者必曰師尚父讀其遺書多奇簡韻語非深知  
詩者不至爾噫採薇杖杜咏歌勞苦雖賤微者猶能知  
則古言詩抑豈有文武異哉今觀劉將軍詩藹然有觀  
民風審知止之意使高達夫劉景文復生攬轡並行未  
知孰先後也陳郡袁楠書

### 題金承安樂府

幼歲見老樂工歌梨園音曲若不相屬而均數無少間  
斷猶累、貫珠之遺意也承安老人所補歌曲按其音



節無少異此殆以文為戲者黃豫章嘗評小山樂府為狎邪之鼓吹豪士之大雅風流日遠惜不得共論承平王孫故態為之慨然

書清江羅道士詩後

往歲卜居城南遇梓人烏曰築室之制崇廣纖鉅必謹其規體梗楠杞梓若一而用之則堂觀亭室各不相類余於是悟作詩法亦猶是也近世工清儉者局於律師宕佚者鄰於豪角立墨守迄無以融液詩幾乎息矣噫風雅頌之體夫子何自而分哉清江羅道士詩余讀之審劑輕重分析清濁大者合繩墨小者適程度似欲各取其長誠非苟言詩者余聞學仙之說內固而神益清養之以歲年斯熟矣詩其果有二道乎

題蕭安撫迪後記

老瞞視天下事如探丸晚歲真態始見李衡號良二千石猶不免為諸兒計慮乃知情愛雖雄烈有所不忘蕭公安撫副使書迪後記上推本始旁及流遠教之食之一語不及其私觀者興起噫故國世臣俯仰事變何害不有獨蕭氏孫魯為名太守賢御史官簿益顯今四世孫文孫靜敏好學年弱冠上書御史府言救荒事皆切實語行受選用種德之報是真有慶矣尚勉之哉



書謝道士歸洞庭詩卷後

古之善養生者必適夫寬閒之地順其陰陽使神足以恬不能有動於心苟絕其所為深林嵒巖隱翳自處將感悔震悼日有不給且外不能以自治其理內者奚以合榮觀之道豈徒言哉江湖之水至岳陽而安流停蓄廣衍動靜交養括蒼馮道士居之三十年安且樂矣北遊京師縱耳目之廣益舒其和平夫山極於燕水極於洞庭求其怪險不可得將安於自然道入于自然則刻形毀志竊據詭幻者吾不知其說也今歸主其徒與之游者各為歌詩四明袁楠叙

書張侍郎孫祖傳存靖齋銘後

壽張先生精忠謹論為一代師表其居家御飭子弟遺言懿範故家往々猶能傳誦稱道聞其曾孫修謹自振能世其家一日示以深寧先生所作存靖齋銘凜焉大訓歸然於頽波橫流之域紬繹旨意深有感焉者也靖念曾大父樞密越公淳熙癸卯與文靖公同薦於鄉至嘉定間同在館閣今百三十有八年兩家子弟固敢曠墜而楠承教於深寧先生者彌厚敢益以自勵亦以勉夫張君焉辛亥歲後學袁楠書

書鄭魯公全拙齋銘後



粵昔先正忠獻韓公詩書五世其父康州牧工於詞章  
尹河南富鄭公誌其事渡江南來忠獻張公忠肅虞公  
尚論其世皆著書立言有以自見至於二公蒞揚廣顯  
百餘年間懦夫庸子猶能仰止自勵審其先德原委端  
有來也太師魯國鄭公劬躬敏行是生忠定丞相為穆  
陵舊學其四世孫奕夫示公所為全拙齋銘紬繹莊生  
之用大不幾於贅矣念昔先曾大父越公嘉定丁丑  
編次集英進士是歲丞相實奉廷對紹定辛卯復同在  
宥府楠以先世餘緒得復婚門下風塵荐更甬東世  
槐不可復睹深以為拙幾辱而巧鄰薄與其薄也寧辱  
楠不佞猶願於魯公取法焉敢以自勵亦以勉夫鄭氏  
諸孫深味之

書鄭魯公嘗充達菴記後

占夢之書具於藝文自漢而下其學已不可究雖間有  
占驗往來鄰于附會聞忠定公以魯公所夢徧閱釋道  
諸書迄莫能解今雖廣為箋釋使能言於未遇之前誠  
亦竒矣忠定布衣時嘗夢有告公者他日公官位當止  
尚書後除禮部辭不拜由內相入政府身後卒贈尚書  
令此夢之符有不待辨而明者曰以舊聞并補於家乘

書高密鄭節婦傳後



舊令義士節婦焯然表著者得入國史實錄周召二南  
正始之道此殆其遺意也 世祖皇帝天兵下山東膺  
東諸侯之任者維高密鄭公聞昔時諸老言僭亂以後  
削荒易頑納諸軌範繫鄭公是賴褒嘉之典書於太史  
澤遺子孫振家聲以趾媿者纓綉相接內教嚴整薰然  
正直流於士女終始貞潔楠待罪史館異日得秉筆書  
鄭公家世遺事附錄節婦于後亦足以光盛世文明熙  
洽之偉焉得而遜諸

跋瑱山經德堂記後象山先生作

晦菴先生晚歲每言陸文安公之門人多得踐履是蓋

深憂其徒之學鄰於上達後百餘年黨同惡異空言相  
高其弊有甚於昔今觀瑱山吳氏編次師友淵源固有  
缺軼是又其門人之諸孫也勉之哉晦菴之言是誠有  
驗矣延祐改元陳郡袁楠書

吳饒公制書跋

史遷序道家以清靜為至言作封禪書唯紀祠祝符應  
旨哉言乎能知史遷之微斯近之矣 皇朝累聖繼體  
守文基祚鞏固維臣全節職掌玄學敷澤道德夸誕盼  
嚮之說悉所不取祈天永命與易範相表裏至大三年  
褒嘉典行遂特贈其祖父哀榮備美聞者歆企粵昔開



元有臣法善前席之對皆理道要術追顯先代而史官  
紀載弗克偉著論者惜之恭讀替書景命於燦移孝為  
忠全節之志罔敢自替太史氏誠宜泚筆以登信史使  
知皇元崇尚實邁往古來者得以有考云延祐改元  
史臣楠謹記

跋象山先生經德堂記後

朱文公答項平甫書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  
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  
而其平日所論問學上多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  
而看義理不細其自覺於為己為人多不得力今當反  
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今觀文安公所作經  
德堂記瑱山吳伯厚乃其門人諸孫持守之學有舊謹  
錄文公語於前俾愧夫世之貴耳賤目者願勉之哉

書南劍謝君程文後

李漢定昌黎文獨叙其古賦而明水賦不得入今世定  
為外集者蓋趙氏本也唐宋以詞賦取士其所為文率  
不傳後至王安石改經義獨張廷堅陳古正義闡儒先  
之微旨故東萊呂氏取而第之往歲聞閩中先賢如莆  
陽二劉正字三山二林公皆別為程文傳於其家而鄭  
屯田鏗通五經資其說以取進士皆私相秘藏非其門



人傳授不可復得屯田嘗講授四明樓宣獻沈端憲皆  
諸弟子於時談經之士專守師說非若後世鑿新逞奇  
以取有司之悅而昔時為有司者又皆溫良敦厚以成  
國家之盛今世之所傳者斷自軋道淳熙之際彬彬然  
猶可考也延平謝君用和示其先人所為詩論及其程  
文獻之微將於是取噫宋世帖經墨義之制雖見  
于史莫得詳自呂申公試卷之編行而其法具在謝君  
之意余深知之史氏為宋史者宜有取焉為史官袁楠書

書順堂記後

抑嘗觀易而知軋坤之用焉坤固順也而承天者逆也

軋坤定而人行乎其中仰觀乎天七政繫焉猶不得與  
天同則人之所以法坤者猶法天也事生於有為貧富  
壽夭遵其自然庸詎知吾之謂逆者非順也耶故動心  
忍性者逆之用存心養性者順之體也尚書元公以順  
之道由逆相須蜀郡虞博士取坤順以為德余謂李君  
能盡天道斯能盡人事之理矣

書廬陵蕭煥有救荒策後

救荒莫弊於鬻度牒宋世大儒猶不免遵而行之民益  
惰而食益衆矣鬻爵之令盛於秦漢然不使之治民猶  
有成周遺意降至後王令下而中變習為固常望然



以去於是禁抑與而敲朴繁矣廬陵蕭煥有來京師簡  
靜自修心鄙諸人咄嗟取大官閉門無競一日上書御  
史府陳揅荒三策三策行而祿弗及噫今世上書率資  
以為仕進然卒未嘗有見用者甚者圖絕域覈稅畝以  
自便朝廷清明卒報罷而猶未悔視煥有三策寧不有  
愧然天下之弊在於斟酌損益救荒有書而先賢素講  
猶有缺然年至而學益加煥有之進殆未已也延祐丙  
辰八月旦日史官袁楠書

書余國輔詩後

余嘗以為聲詩述作之盛四方語諺若不相似考其音

節則未有不同焉者何也詩盛於周稍變於建安黃初  
下迄于唐其聲猶同也豫章黃太史出感比物聯事之  
冗於是謂聲由心生因聲以求幾逐於外清濁高下語  
必先之於聲何病焉法立則弊生驟相模仿豪宕怪竒  
而詩益浸淫矣臨川王文公語規於唐其自高者始宗  
師之拘者若不能以廣較而論之其病亦相侶也余國  
輔生臨川守宗會源其所為詩質者合自然華者存至  
理雍容悼歎知時之不過猶先王國風之意也小弁之  
怨為親、黍離之憫為宗周酌古之詩詳之矣秉彛好  
德詩之道也在昔先正以是言之矣楠從子瑛曩嘗獲



師國輔仰其高風敢申以言之

書程君貞詩後

風雅異義今言詩者一之然則曷為風黃初建安得之雅之體漢樂府諸詩近之蕭統之集雅未之見也詩近於風情性之自然齊梁而降風其熄矣由宋以來有三變焉梅歐以紆徐寫其才高者凌山嶽幽者穿巖竇而其反覆蹈厲有不能已於言者風之變盡矣黃陳取其奇以為言、過於奇、有所不通焉蘇公以其詞超於情嗒然以為正顏然以為近後之言詩者爭慕之音與政通因之以復古則必於盛明平治之時唐之元和宋之慶曆斯近矣感昔時流離兵塵之衝言不能以宣其愁時責之以合乎古亦難矣夫詩之言風悲憤怨刺之所由始去古未遠則其道猶在越千百年日趨於近是不知國風之作出於不得已之言也程君貞其為詩淡而和簡而正不激以為高春容怡愉將以鳴太平之盛其不遇之意發乎心而未始以為怨也雅也者朝廷宗廟之所宜用儀文日興絃歌金石迭奏合響非程君其誰宜也願勉乎哉

書杜東洲詩集後

蘇文忠自渡嶺晦以後詩律大變蓋其精神氣槩逢海



若而不懼噴薄變化迎受之而莫辭昔之善賦咏者必窮涉歷之遠至於空巖隱士其所諷擬不過塞林古澗短近意短人安能足以廣耳目之奇寫胸臆之偉哉杜君臣傑乘漕艘遵神山閱海市觀光於上京食冰嚙雪足跡所歷不盡不止壯矣哉故其為詩視其篇題誠足奪山林之固陋至於鍛鍊之工搜抉之巧發於心聲自合笙鏞之間作錯帛綺之奇文夫豈率意而為之者信以知遠游之有益于斯文也余五度居庸留京師幾二紀閱舊稿無一奇語使從君挂席南斗則殆將有進矣因書以歸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題跋

書番陽生詩

延祐丙辰余守直玉堂有以詩一編相示曰此番陽忠宣公族孫所作也忠宣忠節起家其子文惠文安文敏三公以宏博登政府奇辭奧學與漆書盤盂相表裏未始以詩名也然則詩果何自哉唐詩之完成於文敏詩由文敏興矣詩盛于唐終唐盛衰其律體尤為最精各得所長而音節流暢情致深淺不越乎律呂後之言詩者不能也自次韵出而唐風益絕豪者俚腴者質情性



自別皆規：然禪人韻偈為宗益不復有唐之遺音矣  
此編意新語清優柔不佷將因先世之編以復唐舊吾  
知其進未止也噫儒者之事博而且難泛焉以講將勞  
而寡成字一而充之因以考夫風雅之微旨知詩之立  
言各有其體諷諫咏賦無不曲盡其情狀精者為言况  
於詩而可以易焉余雖未接識回其詩願有以廣之

跋集書金剛經

古佛如來說性本空性空不壞離相常寂相本虛幻若  
無所住則名實相：由性成乃得堅固凡諸音聲及莊  
嚴事一念無為咸獲殊勝譬如善燈由火所傳百千燈

明不見火跡金剛正體廣博妙密擬議分別即生變滅  
爰集衆手不涉塵刹三十二分各不相統初無襍亂亦  
絕知解指有長短字有大小以平等觀象體迴忘徧滿  
一切不遺錙銖靈山付屬亦復如是慧光印空 月在  
水謂作功德即墮輪迴會稽袁楠書

書綵衣堂楊次公記後

余讀禮經首五服於高祖私怪數十百年卒未有為之  
服者損益隆殺沿于時王獨五服定制不敢有所更易  
豈誠有待者也今得於綵衣周氏而見之矣中古之論  
上壽百歲視唐虞時若不相侶或者謂情偽滋多世日



以薄過是而能壽非通於陰陽性命之說不能也陰陽性命易老相表裏先天無極其圖具在悉傳於希夷陳先生先儒言之矣綵衣翁乃得而師之見於郡志趙清獻美周屯田致政綵衣詩皆為老人所作湯文清嘗詩而美之夫何疑焉昔孫思邈生隋開皇至唐永淳年過百表周公其似之歟所以踰於孫思邈之先其孫未生五世咸集孰有如周氏者哉周今為饒大族傳十四世而宋亡有孫復為方外之學嘗聞紹定間有余君隱於番號甕隱老人年九十餘釋魏伯陽書自叙原委謂得於綵衣周氏君今南歸試求其書祖德之傳則猶可攷

也延祐四年二月甲子會稽袁楠書

書虞伯生送周南翁序後

大德六年余嘗作郊祀十議上於奉常周漢唐宋偽禘之說悉釐正之十年朝廷作園丘得預議焉位卑而語輕越職議禮若有所不可者勿議焉耳矣至大辛亥集賢司直周君以方士祠祭乘驛上天壇行濟源雍虞伯生氏叙而餞之將使之推致其節文以陳於上旨哉言矣復議其禮與沉痾相近噫其信然矣禮之祭天未始與山川同舉也地為社主遺而不言地獨安所附乎或曰祭山縣則地蓋瘞與禮莫嚴於博士博士秩七



品禮官不敢以僚屬待大典禮封謚博士用印專達可  
否禮官唯諾惟謹伯生奉常三年昔之所蘊見於周君  
之贈言合方士之說而復有疑焉者其必見於因草矣  
周君明辨傳習所承于虞君者甚厚曰其說願得以攷  
焉其可乎會稽袁桷識

書龍陽傅氏旌表記後

博施濟眾夫子不以與人於易謙則曰稱物平施聖人  
立言夫豈一偏者哉世間詞華盜衣食者用心褊陋輒  
以為大病李君之記藹然忠厚使誠若是當上史館宜  
書曰某年詔立義倉陽州龍陽民傅某首入田千畝則  
國家之義俱得矣惜其事猶未至延祐四年九月會稽  
袁桷識

書真定武仁夫靜壽堂記後

仁人心也非性也仁果靜乎靜者仁之所獨性之靜者  
人之所同也然則聖人之言靜壽其果不可知乎聖人  
與眾同夫豈獨專其靜哉養其心者惟靜焉耳矣感物  
而靜斯得之矣感物而動記禮者之失也夫子之言曰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斯靜也非動也余嘗聞諸胡子胡  
子本於程子而朱子用之靜動互用陰陽之幾非仁靜  
之說余豈好辨尊其所聞敢因以復於命名者焉會稽



表楠書

書凌生功課曆後

解經而括其義例繫辭傳盡之釋章句以盡旨意記禮者得之三傳例立經之義乖矣稽古萬言書之旨微矣昔之盛時口相傳授猶懼其臆度玄言與微旨不復有統緒陰暢之立是殆猶近古也明經設而帖括煩禮科設而義羅作將安取士哉深于楚聲卒悔其篆刻蘭溪之學殆未可非也自王介甫深嫉其說晚卒不能以救悔益多而弊益甚南北分裂而相師成風者皆介甫舊制無以五十百步為也皇朝酌準之制秀士得以自

勵溺於前者則曰非格律不可格律焉自出哉其誕漫不統則又曰法何自立竄竊腐語率意直志文益弊矣經亦何自而明矣賈董之對切而婉非將順也惡盡言而攻上者非切謂也便於宣揚童蓋習之矯焉以自文者誠不知其初歟昔之哲賢由是而知非慎之至也師德試於國子復類登於賓興辟之遠轅無有不正者勉之哉俟其成行有以告矣為作功課曆引越表楠丁巳十一月識

題進士梁宜致慤亭記後

舍奠墓左解之者以禮神言之然則祭墓非古歟禮生



於情親之至者彌不可以媮也在昔先正司馬文正公  
定家祭禮弗忍焉者多矣張宣公獨卓然罷屏久而深  
悔乃卒復之心之不寧是則先王有所不廢也禮經殘  
缺非止祭墓焉耳矣展哭於墓猶秉周禮充類以使夫  
民之歸厚則今通國所行誠不曰背於古矣荏平梁君  
表其墓亭曰致慤致慤之著羨塋之見也著莫大於思  
誠悅親有道夫豈幽明之間哉詩云神保是饗孝孫有  
慶余於彥中見之求陰於地莫近於體魄王侯而下降  
殺有等怵惕愴悽夫豈禘嘗之謂哉記禮之失也余願  
與梁君深究而辨明焉

書虞伯生從子豐登字說

往歲余與伯生甫同官於朝有毀宋故家者瞋目蕞赤  
摘數無遺蘊余固曰彼不遜若是耶伯生曰毋庸戚吾  
徒不振誠有罪當自治以俟定於是悉取天人師友之  
原委臺閣儀注之指益精忠紬繹凜然不敢一日廢  
將二十年伯生卒以文詞名諸公楠也力不加進而自  
治者亦固敢豫延祐五年其弟德常登進士第故家之  
誚將於是息今年從子豐登侍仲父來京師以其弟兄  
之字說來示吳幼清之所期者至矣余何敢言雖然願  
因大父致政公命名之意而廣焉授地之法休田以違



年者全其力也仁熟之效在於善所養與：翼：古曰  
有年其豐登之謂與維致政公德充而位卑重施樂善  
敦薄興讓休田之義也施于有成曾孫之稼吾見其京  
且齊矣弼中以文外仲父訓迪有自來矣獨感夫昔者  
之詒病因以告二子願勉乎哉越袁楠伯長甫書

題徐天民草書

甲申乙酉間余嘗受琴於瓢翁問譜所從來乃出韓忠  
獻家蓋通南北所傳皆閣譜宣和譜北為完顏譜南為  
御前祇應譜今紫霞前譜是也韓譜湮廢已久東嘉部  
楚望始紹其傳毛楊徐皆祖之不知者咸稱浙譜由毛

楊自秘其傳故耳蔡氏四弄嵇中散補之其聲無有雷  
同孰謂浙人能之乎瓢翁酒酣好作草書嘗寫前人悲  
憤之詞一日言中散廣陵散漫商君臣道喪深致意焉  
至毛敏仲作塗山專指徵調而雙絃不復轉調與嵇意  
合非深知音者不能又曰學琴當先本書傳俗韻自少  
仲連得法於其子余以作吏荒落向嘗作琴述言歷代  
所譜派系目覽先生遺墨俯仰疇昔今三十六年矣延  
祐六年仲夏丁丑越袁楠書

書括蒼周衡之詩編

詩有經緯焉詩之正也有正變焉後人闡益之說也傷



時之失溢於諷刺者果皆變乎樂府基於漢實本於詩  
考其言皆非愉悅之語若是則均謂之變也歟建安黃  
初之作婉而平羈而不怨擬詩之正可乎濫觴於唐以  
文為詩者韓吏部始然而春容激昂於近體循規、然  
守繩墨詩之法猶在也宋世諸儒一切直致謂理即詩  
也取乎平近者為貴禪人倡語侶之矣擬諸採詩之官  
誠不若是淺蘇黃傑出遂悉取歷代言詩者之法而更  
變焉音節凌厲闡幽揭明智析于秋毫數殫於章亥詩  
益盡矣止矣莫能以加矣故今世學詩者咸宗之括蒼  
周君衡之游京師極其游目之所寓悉歸於詩浩溢閱

博蓋將因言以宣情而於眉山公之學深有慕而效之  
者其為志亦勤矣夫水宗於海百折而卒至者非一日  
之功也故余歷叙詩學之原委俾反而求之周君氣盛  
年富進、不懈異日胥會必當以余言為然也延祐六  
年閏八月庚申前史官會稽袁楠書

書仇按察父訓子詩後

淵明退之諸賢倦、訓子形於歌詩聽之藐、迄不能  
繼文業手澤存焉之戒良可悲也獨康節先生有子伯  
溫捧其先之人詩日篤不墜卒有成立此蓋絕無僅有  
今觀致政仇公三詩遺墨如新其子按察清節吏能炳



炳可紀用不展志諸孫蘄然各自立宦業有法曰以祖訓為則顏氏之庭誥柳氏之家範奕葉毋變今於仇氏之門見之矣書曰汝克昭乃顯祖用成爾顯德勉之哉

跋王使君都中年像圖詩卷

粵昔故家江左之王贊皇之李其高自標致不以華腹為可貴故其凌厲絕俗則有若元禮文饒官為一集卓然以名閥自重其視世胄珥貂紆綬猶襍中兒耳聞王侯都中幼歲登臚仕抱負奇氣折節慕義其為政先愷悌而後功利宦績光顯為東南牧守表官為一象蓋將憫歲月之如流厲志考德俾日進焉若年之有加而無

數也抑嘗聞之今之為吏起於荒宴嘗病不知其所為蓋其習講之道非有所素也宦學之門受察於父兄之側遇事剖析白首吏拱手不敢議其徵取者良有自來桶念昔魯大父太師樞密越公嘉定間以著作即考南省多士獨得參政留耕先生後登上第直道大節為淳祐全臣雖不及相天下至今猶嗟惜之施於諸孫詩書之澤蓋未已也桶學不加進懼世德之微凜然自治敢以通家之舊願相與勉焉以求侶夫世臣之文獻金章紫綬豈足為吾兩家榮觀哉延祐六年八月辛丑契家弟四明袁桶書



題樓生詩集

海陰陳處士嘗言吾婦兄樓某善治生味爽以興即整  
理靡密其祖某山出入俱有法又治其所嘗往來罔缺  
怠於是酌酒盡暮而醒而吟凡是者三十年樓之  
上世故為吳越王鎮遏使因所居有廟里民祠之幾四  
百年今樓君已下世其子崧伯為余弟之子之夫始以  
其集相示曰踈嬾噫若前言果踈嬾耶詩盛於江西吾  
鄉以詩自名者率祖之其浸淫者為韓梅壬午癸未歲  
余始悔悟海陰譏之曰自言學術有悟門不謂師承廢  
於是今讀樓君詩天和渾融不露斧鑿而其平澹造詣  
有陶韋之風焉理勝則無疵果有疵議者不能藉口文  
士善譏評後率不振僕不敢若是書以歸尚勉之雅俗  
類厥考足永遠矣

書茅生家譜

余待罪翰林嘗草三茅君加封制書深以為神仙家功  
行累積子孫必盛茅為希姓則今江南茅氏豈其苗裔  
也與或曰三茅君既仙去安得有後余應之曰老子為  
道祖老子之子宗五傳而為王太傅今李姓皆祖則茅  
氏之祖也夫何疑吾鄉公相家受原伯魯之誚厚皆腴  
田談笑立棄其困辱有下于卑隸甚者發丘壠惡言其



家世之盛靖觀茅氏之自重有泚其穎者多矣漢世以  
試籀書始得為吏而唐宋制令玉冊官必通文詞者始  
得為茅氏守藝猶近於儒者之事矣盛德若不足老子  
之旨尚勉哉必有以興復矣

跋子昂贈李公茂詩

松雪翁書法高踵魏晉為律詩則專守唐法故雖造次  
酬荅必守典則然於贈別等詩則僅見之淮陰李公茂  
胸次磊落言論吐冰雪擅幕府畫諾事無停留士大夫  
喜從之遊宜松雪翁繾綣而樂道之阮公服常曰觀此  
足為人物論矣

跋宜春夏君與上饒陳先生文蔚講經書問

自武夷之說行其門人矜重自秘皆株守拱立不能親  
有所明辨獨勉齋黃公奮然衛道以其同焉者析之曲  
焉者直之使後之人無以議湯文清公後出復以昔之  
所深疑者充擴之是則武夷之忠臣矣今觀宜春夏先  
生自明壯歲從上饒陳先生文蔚問荅疑難無苟同之  
病紬繹微旨曼然於尊聞之外汲井養源端不表正蓄  
德集善至是盡矣其孫震以進士來京師以楠族姓祖  
特進尚書公遺墨相示盖守宜春時與其大父交好良  
厚今八十年矣師友道喪愚者守之薄者背之欲求其



自得者不可得夷考武夷釋中庸與易傳輒異夫程揚者夫豈得已觀此得以攷焉

題何大子方冊書後

金石草木藥品見於神農書二者不得以偏廢也自唐世方士飾侈說以動上聽卒致蹂躪以弊或者不察遂因以置議焉厥今四海一轍而南北方劑判為兩途昔人嘗言藏用檐頭三斗火陳承筐內一壺水二者昏失之矣金石變化隣於鴻寶故昔得道之士近取於身而法之內外交養厥功著焉今世所傳寔祖劉先生爾未先生余嘗得其書而讀之水火之騰降日月之摩盪差

毫髮則不能成也故其起死也如神而非以增其聲色之奉亘歷古而不可廢者其說具在貴溪何大方料簡切於人用者為十二方本于神農參於難素復以五金八石之論曲暢而闡微焉其師陳君善父號名醫宋世公卿深重之泉源木本有自來矣合南北之偏於大方有望嘗聞龍虎經有火記六百散落雲笈願歸而求之則其藥愈神而人益信矣年月日四明袁楠書

書江陵唐氏族譜後

集賢修撰番易吳公善作江陵唐府君墓銘叙述世系於質肅公八世矣府君之子洞雲願揭德正傳俾楠有



述焉維質肅公立朝偉節在宋史而獨減死令莫定是非敢於府君之誌而詳言之熙寧元年著謀殺已傷自首者減二等為定律主是議者王安石許遵也非是議不得行者參知政事唐公御史中丞呂公獻可判刑部劉孝材御史劉公玉錢安道翰林學士司馬公也許遵在宋循吏傳蘇黃門深取之且謂其年高多子孫由減罪之報楠考宋史則減殺議自登州婦人殺夫自首始唐公論為綱常本王許之議非也公以新法憤死後詳定勅令者卒於是而兩疑焉宜定律曰謀殺自首減等如遵議在夫屬如唐公議若是則兩得之矣公之子淑

問為名御史是唐公亦誠有後哉唐故餘杭大族侍讀學士詢寔同所自其居江陵由公父殿直君始質肅公事實記其諸孫在朝著歷歷可考宋社既亡衣冠故緒闔郡不能以一二觀吳君所為銘則並次猶可攷也抑嘗聞之鮑靚以司隸系孫為道士王遠知以琅邪太傅孫為茅山觀主皆知名當世今洞雲佐治開元宮居京師二十年貞幹善謀其原委有自來矣夫樂道人之善儒者之事質肅公之不得伸於一時事若有待庸書碑陰以告夫為史官者有考焉

書永嘉王母香几銘



記禮者之言曰先祖之德善烈功鼎而銘之衛孔悝是也嘉言不忘子張之書紳是也席几觴豆受於老臣則几銘舊矣况母訓乎口澤之存歲久則弊為文傳信几之存亡復何預焉以儒成名几之銘也滋久矣庸書以俟

跋劉真人帖

養生家性命分為二途而性宗之說與命宗各有七焉立祖師以談笑詼譎活中州萬姓至其二傳為長生劉真人或疑其有留滯之意嘗讀淵明詩有云感彼柏下人深有感愴若劉真人則曰墓中長有真空景豈非先兆乎至治二年春二月丁卯拜醮長春宮為長沙余君善之書

題姚雪齋右丞草書

金源諸賢皆師懷素其法由黃太史始蓋一時崇尚蘇黃溯本以求則黃本懷素蘇本徐季海二美兼備則雪齋先生俱得之詩昉於蘇駸乎太白矣字源於黃則與之俱為醉素之弟子矣楠也獲游玉堂得與其猶子承旨公侍筆研繼入集賢復與之子侍論議今觀遺墨敢發明前賢之淵懿使後者得有考焉至治二年會稽袁楠書於悅心堂



書姚牧菴贈播州楊安撫漢英樂府

大德末年楠以史屬預修成宗實錄於時承旨姚先生實領史事見其塗抹詳定若不經意而一受潤色即粲然與班馬並此殆其天姿學力相須以成者思播楊侯朝覲本末見於太史先生執筆尤致意焉惟昔楊侯以中原大族世領夔府羈縻之州當蜀破一時名士咸往依故其文獻承接的有原委聚書訓子益振起光采推姚公不妄許與之心是所謂立賢無方則凡司文衡取士類於是有所攷侯之子願正君來都溫慎儒雅與之論前朝事悉纒不絕示姚公所贈樂府曰書以歸之

書葉信公家問後

信公貴為宰輔不忘貧約舊事壯歲客吾里從學城南揚氏書塾揚氏館遇甚厚咸淳丙寅以資政守四明舊往還皆重報之而以次子通判應友君為揚婿人咸服其盛德咸淳政事一歸賈相江公萬里以告老去馬公廷鸞以稱病去信公先二公以歸賈每憾之後再召將中以事而公卒由曹娥以遁天時人事至此有不能容力可勝道哉應友君嘗獲識于先人侍側廣顛豐下其談論猶有王謝家風度俯仰四十年而其子能以方外士保其家譜信公諸孫於余為外表則漸就零落浮雲



變更夫豈葉氏敬觀遺墨為之愴然至治二年秋九月  
癸丑袁楠書

書楊安撫訓子詩後

魯周公傳三十四世夫子紀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所  
不忍言是則伯禽以後為無聞矣家訓之嚴莫盛於顏  
柳若包孝肅司馬文正庭誥儼在至諸孫而靡傳君子  
之澤五世而斬夫豈徒言哉播川楊忠宣公其子襲爵  
作詩訓示韋玄成之詩有曰於戲後人惟肅惟謹無忝  
顯祖以蕃漢室公之詩有焉今宣撫君盛年執謙問學  
日績金玉厥躬以承休譽克昭乃顯祖視魯公世家寔  
為有光尚勉之哉則忠宣公實永不朽矣

題吳浩然詩卷

讀羣公詩玩把不能去手氣與理俱明矣氣由物以成  
形而下者為道耶為人耶人心非與道悖亦非氣質舉  
世相承吾何敢言觀浩然亦知道矣

書朱氏精舍圖詩卷

婺安史學之盛有三家焉東萊之學據經以考同異而  
書事之法得於夫子之義例以褒貶而言者非夫子旨  
矣龍川陳同甫急於當時之利害召人心感上意激頑  
警媮深以為世道標準志不成而年逝識者悲其不遇



烏說齋唐與政蒐集精要綱挈領正俾君臣得以有考  
禮樂天人圖書之會粹力返於古是則論史者無遺蘊  
矣噫自宗忠簡公以經濟才不得展用故其鄉之後進  
匡國輔世為首論人事不齊則亦曰有數焉耳矣方咸  
淳初義烏朱氏兄弟四人並登進士第而伯仲季尤得  
名其季宰定海余得識之見其貫今古若身歷而知其  
是非其為文簡而明據會以歸於一者也竦然以叩之  
則曰吾於伯仲曷敢望後聞其兄仲晦君燁論事廟堂  
與南士持政柄者不合為理成精舍圖以歸而中原忠  
純儒雅之士藻繪褒拂皆今士大夫之所仰慕而不可  
見者亦盛矣哉近世南北之黨分朱君以越產不合於  
南士而中原諸賢有愛於諸君審諸賢忠厚之至則朱  
君之承接者必有其道立賢無方於諸賢見之羣而不  
黨於朱君見之於是夫重有感焉

書楊御史奏稿後

御史言事有二不幸焉折羣陰初萌之機論國是於未  
定之日若難矣不至履其危而蹈其禍也至若奸孽肆  
兇株黨連結藉口拱手者千士一律至是而有言焉非  
夫舍成敗死生不能也鄒道鄉審於田承君劉元城決  
於母氏其所處既定故其直節焯々偉著有若楊御史



之言事其感憤屬奮悉出胸臆嶺海刀鑊雖在目睫猶  
往矣忠矣哉昔人嘗言御史以言事得名有閔夫世道  
之升降方今天子聖明小大臣罔不承恪揚君論思  
辰告非若前日之難匪初惟艱尚懋敬之以永終譽

題潘伯潤家譜

初歲聞寧海潘繁昌公文。學政事得名羣公文薦久官  
江淮其猶子伯潤嘗從行以飛牋急檄一時爭稱道之  
科舉既廢假館浙右辱其講授者皆楚。可觀然而剛  
不容物論事直見底蘊脂韋者良忌之每語繁昌公輒  
涕洟見於顏面繁昌死無後逃難蕩折而伯潤垂白服

斬衰以繼晚歲手書宗譜以示其子惓々於繁昌尤切  
噫今世以田宅財物爭為後若繁昌之死當掉去不顧  
矣伯潤所為誠足以警厲薄俗子孫其有興者願書此  
以俟至治三年十月袁楠書

書鮑神華詩後

宋太宗真宗時學詩者病晚唐萎蕩之失有意乎玉臺  
文館之盛締組彰施極其麗密而情流思蕩奪於援據  
學者病之至仁宗朝一二鉅公浸易其體高深者極凌  
厲摩雲決川一息千里物不能以逖遁考諸國風之旨  
則蔑有餘味矣歐陽子出悉除其偏而振挈之豪宕悅



愉悲慨之語各得其職今之言文章者皆其門人而於詩則不復有同焉嘗深疑之其力不能似之與抑其心之和平不得與之同歟降於後宋言詩者人殊而歐陽子之詩訖未有宗之者滁陽鮑君庭桂仲華以詩一編介余所從遊却君時升求予叙語完氣平其於景也不刻削以為能順其自然以合於理之正考其從來有侶夫歐陽子之旨矣今滁人思公數百年猶一日也而其篇咏見於一泉一石者復得其遺民而宗仰之仁聲之入人深於是乎見晉本乎唐憂深思遠有堯遺風余於仲華其殆近之與至治三年十有二月某日袁楠書

書李弘道朝天錄

司馬氏探極南北之遊蹟私怪其動心導志不專為書晚歲憤悻始以游歷者散見於紀傳入於渤海則禹所傳者異矣纂歷代之書以為言其沿革旁分而散見誠宜矣自漢趙充國班超於金城玉門纖悉利害至唐西南備邊亦得其要領是誠有指歸夫古之善使者必通達道里周知阨塞為主上道若曰行記南北之變易詢於道途父老之說蓋未足憑也今天下一家由淮而燕者同一舟轍淮泗合流九河故道諸儒置議不已遊于京城山前十六郡之名漫不能考陸務觀范至能携志



書以行或猶有詬病之者豫章李君以能為北行錄簡而明博而文而於在朝之羣彥咸深致意焉楠也學未足以傳後願刪之以俟它日之成也

書統石烈通甫詩後

言詩者以三百篇為宗主論固善矣然而鄙淺直致幾如俗語之有韻者或病之則曰是性情之真奚以工為千士一律迄莫敢議其非是統石烈堯臣示其先府君怡閒吟藁一編玩其詞旨藻繪融液一本於大曆貞元之盛而幽深婉順則幾於國風之正矣府君舊貴族遺言雅聞得於先朝之故老壯歲轍跡半天下富盛羈愁

感慨歡悅之事目受而心會冥搜遠想不極其摹寫不止用意若是故成就寔足以自見楠舊得拜府君於堂下聆其議論明潔而簡易讀其詩如親見之焉泰定元年三月某日袁楠書

書郝伯常經題黃鶴樓水龍吟後

郝公以使事館儀真日襍被薦食引馬於庭下請歸館使謝以未有旨如是者十有六年在館中觀書不輟其未見者從制置司以假所作蜀漢書皆拘留時藁定方是時宋相以滔天之惡蒙蔽朝論士夫咸以道學緣飾殆是風痺不知痛痒公蓋目睹其弊今觀此詞其意旨



可知矣公之子為侍讀學士嘗與楠言公奉使時侍讀甫四歲後回京師年十九以戎服見拜且泣公閉目不顧進退不敢其父友命易衣冠以進始與語焉前賢典型峻整若是視近時父兄之御子弟泚頽寔多曰書舊聞以補遺事泰定元年三月癸卯四明表楠書

書張子仁少監族譜後

張侍中曾孫忠文公并夜忠確公克戡皆以死節表

著靖康宋史忠義傳兄弟並立餘人不能兼也後子孫入南一在四明一在福唐紹興推恩蓋首及之都水少監張君子仁蓋其子孫惓惓以宗譜未備網羅附綴支

分而派別之歷如指掌其勤且勞積二十年始成焉族譜散軼皆由兵戎之遷徙晉世故家南北隔絕各立譜系元魏以來賜姓紛襍譜莫能考歐陽子作宰相表用志良苦而私為渤海譜猶有缺文是則為譜者誠不易以今子仁能追考其所自又復以職業自見光於前人其官都水興廢舉軼廟堂以其諳歷陞其官以居然子仁有不擇者楠曰胡安定先生以水利為一科故其弟子若羅適顧臨皆為名監司水土職在司空古尤不輕世以善理財穀為能吏厥今漕渠之粟歲致千萬石數倍遼海不害於民而京師益以羨吾知考治行者必



以子仁為首夫何慊然因書其宗譜且以勉焉

跋吳子高書

詩本性情能知之矣本於法度知之不能詳矣風雅頌體有三焉釋雅頌復有異焉夫子之別明矣黃初而降能知風之為風若雅頌則禠然不知其要領至於盛唐猶守其遺法而不變而雅頌之作得之者十無二三焉故夫綺心者流麗而莫返抗志者豪宕而莫拘卒至天其天年而世之年盛意滿者猶不悟何也揚劉弊絕歐楊興焉於六義經緯得之而有遺者也江西大行詩之法度益不能以振凌夷渡南糜爛而不可掇入於浮屠

老氏證道之言弊孰能以掇哉吳子高居湖湘為詩以法度自守高者騰霄漢幽者扶泉石憂樂得中合於採詩者之說矣候神人於執期望飛仙於蓬瀛侈心之萌帝者之事公卿之作雅頌得之願與子高異日相見而論焉燕都宋本誠甫進士第一橐子高詩俾有語遂書以歸之



清容居士集卷第五十

題跋

書正肅公懋念室欲題扁

念慾皆蕪之不中節者楠嘗讀易之咸以無心為感何  
思何慮是則安有不正者哉漢儒言感物而動失旨多  
矣先正肅公謂念近於剛以欲為剛德不足探本澄源  
有合夫繫辭傳之說故其平居奉身如玉雪危言謹論  
百壬交避其剛之謂也清齋端居不邇聲色此絕欲之  
效也居朝不一二年輒以直道去湯文清哭公之詩有  
曰獨留事業在江東真實錄也從子瑛居龍虎居室以



四大字昭示戶冊且築象山之麓為精舍審其傳授保  
形以靜老氏之說養厥靈根吾儒之說是則安有忿慾  
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正肅之訓豈虛言哉泰定二  
年上巳日族孫具官楠再拜謹書

跋正肅公手澤

吾宗由宋仁皇時 光祿公穀與 祥符縣丞同舉開  
封祥符後居東京建炎兵變祥符孫 太保挈家從青  
州軍以歸是生 太師衛公厚德退讓而光祿公家自  
朝奉公亦漸替至 正獻公入太學師陸文安公登  
淳熙辛丑第衛公之子 越公從正獻游考兩家南北

之分始得合譜訖授學於正獻癸卯歲越公與計偕不  
赴淳熙丁未登第自是先後為秘書省官為侍從人咸  
曰對姪之盛師生之榮於此見之 正肅公見越公鄉  
薦時年始九齡自是敦叙不絕兩家厄於祝融之災舊  
藏幾盡脫焉以僅存者猶數十紙從姪則瑛自龍虎還  
里曰 蒙齋先生遺愛在江東社而祝之固敢墜因以  
手澤二通俾為象山證契曰 大資同知楠之曾大父  
曰 思贊府判寔則瑛之曾大父噫世運既殊喬木彫  
落書其本末願刻諸山中以為永久泰定二年三月甲  
寅族孫具官楠拜手謹書



題從子瑛城門八詠

始余讀陶靖節諸賢詩志意憤悱抑其意而為之言蓋  
將以從其類也五君八哀杜子美規之然相近羈窮不  
偶故竊其侶而為之者烏龍虎山為道士據會奇怪斬  
削率可以見於咏歌者書於志見于碑誌跬步不敢以  
軼而吾從子則瑛作城門八詠以相示首之以仙隱言  
夫宗師創始之難也曰茅山易高士靈寶之創首龍虎  
而終於茅山者也曰天谷纂真隱而不騁於外咏蓬華  
之所居則與天谷並或曰蓬華勝之曰玄洲三隱東城  
慕其孝友而能以肥遯自處者也曰碧玉則曰我越

公之德未墜粵昔旌陽公以厚德植樹而奉祀有缺懼  
不能以承噫今為方外流者絕其本枝而獨吳特進不  
若是則瑛能亢宗於老矣不復有望異時見吾中散  
公朝請公之子孫成立非子也耶

跋外高祖史越王尺牘

其伏以即日毒暑在候正君子齋戒之時共  
惟撫幹國錄盛德在躬默有神相台候動止  
信介繁福集歸老山林一念不作殊覺強健  
不足云者蒙示張公行狀可羨一笑識者觀  
之必有公論建炎以來錨積寸累車馬器甲  
符離一掃了無子遺東南膏血竭于叛亡目  
今州郡窮匱皆由當時不卹國計以償功名  
之其窮所不忍為也其此心天寔知之主上  
寔知之不卹後世之無聞也吾人以謂如何  
竹洲所寓什物無恙幸置慮它覲翰養以前



光大異時橫蜚慰區之所期待幸甚幸甚  
五月日太傅保寧軍節度使致仕魏國公史  
浩劄子

朱文公作張忠獻行狀一出南軒之筆不過題官位姓名而已後考三敗事跡始悔昔年不加審覆歸咎南軒然亦無及矣符離之敗陵陽李伯微甫載其事甚詳今不敢為忠定辨明直書其所紀曰符離之後軍資器械失亡殆盡張魏公初聞之疑虜人踵至甚懼即軍中解所佩魚遺歸朝官太平州通判劉蘊古朝議大夫使虜求和僚吏有止之者乃奏乞致仕又乞朝廷遣使孝宗不從既而虜人不復南魏公乃謀再舉上亦不從及和

議將成魏公持之甚確左相湯慶公曰白蘊古之事由是魏公遂絀李與張俱蜀士史筆不敢有所隱避楠以外諸孫尤宜尊所聞以傳信忠定尺牘無一字失寔者此豈私喜怒而為言者歟泰定二年五月甲子具官袁楠再拜謹記

書瓶城齋記後

抑嘗觀易而得允良焉澤以漸摩言之於家者也澤而不止幾於險矣節者所以懼其過也當位以節斯通矣良者搃其身而身有止也思不出位良道之致曰地以光而復降焉斯謂之謙：非忘於事也故鳴謙之象



著而用節之斯益困矣凌侯商確事物默以全其機清  
介自律人莫有敢犯戶冊之訓深契易理敢誦所聞而  
質諸良月既望越袁楠書

跋汪龍溪外制草

崇觀詞臣以扇對全語為高獨龍溪先生痛掃是弊盡  
復元祐之舊方羽書飛馳顛沛道路非如昔人風構古  
語而德音四達甚於奉天之感泣不幸為秦氏子擯斥  
遠道而先生迄不得再入矣抑嘗考宋世內外制之作  
至公而始備故其剪裁也有丁夏之風其典雅也備魯  
王之體肆而不野麗而不侈則駁乎歐蘇矣今觀手

藁遂書所聞以寓仰止之意云乙卯七月望日袁楠書

書劉貢父舍人種竹詩後

元祐元年九月蘇文忠公以中書舍人為翰林學士十  
二月劉仲馮孔經甫為左右史蘇文定曾子開為中書  
舍人蓋同月除書也劉公繇祕書少監入掌詞命蓋與  
大蘇公相後先孔常甫則猶在著作述兄弟父子嗚呼  
盛矣哉鄧右丞熙寧間以九制之譽積十年為承旨自  
負灑噩詎淺：耶嘗攷元祐初元寔維丙寅始遯之基  
已萌是歲溫公薨黨論興詩禍作馴致宣政紹興丙寅  
秦相擅持南北分裂遂定至於開禧則罪歸於韓咸淳



罔上之罪昭於賈氏不十年而宋亡治少亂多明於天  
人者未嘗不深知之噫前乎乾德天聖之際又何其盛  
也今歲距丙寅僅三十稔文明之運誠在於此仰止先  
哲感慨係之丙寅人袁楠識時延祐乙卯十有二月庚  
寅也

跋蘇子美帖

滄浪翁中年書猶未精詣後沈錮黜落浩然之氣悉心  
用資以為翰墨初公號婦翁亮公密友終不能為之道  
地前代法律之嚴若是

書蒲傳正左丞帖

左丞蒲公文學政事熙寧元豐之時號為名流後出為  
亳州未幾以楊易杭皆東南要郡此手帖蓋由毫入覲  
時所作也蜀由孟氏以來無兵革鬪爭文士迭出至元  
豐時為翰林學士者十餘人公其一也宋世仁英正史  
皆公纂修今藏史院可考皇慶癸丑楠得與其裔孫道  
源同為史屬蒲為西蜀大族三外之變徙興元者獨能  
保其宗家譜整備遂以先越公所藏左丞公手澤歸  
之以永其傳噫綸言汗簡皆家世舊物楠無以進議厥  
今理學宏闡實始於春陵周元公元公之道之學寔蒲  
公紀其事立賢無方願於諸孫有以廣之會稽袁楠書



跋懷素揮翰帖

懷素書多才翁兄弟所書至明昌諸賢尤競習此體余  
在都下所見凡數十卷皆偽贗可考獨此准宣和舊物  
審為非臨摸者

跋柳公權書清靜經

韓氏閱古堂清靜經乃越石氏家藏舊物石居新昌慶  
曆時刻此帖後入復古方韓貴盛時遂得此帖悉有紹  
興圖璽此籤標光皇手題石氏墨本失之物紹興本失  
之瘠韓本失之弱今睹真蹟硬黃古紙松煤老色無纖  
粟繆妄視昔三本皆賦硃也龍集戊申至大改元甲子

日楠謹審證於後

跋顏真卿誥

前人多疑祖父誥非其子孫所可書魯公舉進士開元  
年已長成昔人誥勅必擇能書者填補從唐考之徐季  
海之於其父嶠之是也從宋攷之蔡君謨米芾是也此  
卷舊入思陵復古殿後入秘書省先越公為秘丞時  
掌圖籍凡唐相誥皆手錄蓋德壽晚歲悉以前賢誥入  
秘省故也今李紳誥及徐顏諸誥皆舊物審定無疑

書舊作九華臺賦後

潛菴鄭先生兩入翰林纂修凡例多出其手于時楠亦



補史屬這相後先未幾除江西儒學使者所居近玉堂  
矮屋脫粟不堪旅瑣先生清言介行每言數百年承平  
事不絕口楠不揆叅錯承接時則有新安汪尚書孫漢  
卿為供奉廬山曹端明子愚為編修此數公者皆先世  
情好而楠以外舅秘閣公叙宗盟於相府事契彌相厚  
也先生於淳祐甲辰之重九日先侍郎因之以命名  
家居築於九華臺深致意焉于是楠寔賦之由江西歸  
里第不數年而捐館其子公許以門功入官來京師携  
混元山居題咏手澤一卷而九華臺賦實附於後俯仰  
疇昔邈不可得而楠不自知止因循翰苑者今十五年

矣學不加進而道日益捐異日當假道青溪拜先生之  
墓驗昔時手植之花木因有以推其子孫之興盛願嗣  
以記之延祐三年三月己巳袁楠書

書李巽伯小楷夢歸賦

趙子固  
有跋

洛陽李巽伯建炎初同朱希真辟難南來名望文學與  
希真相上下而作字體製亦復相侶希真書相鶴經朱  
文公評之矣余嘗聞先生長者言黃長睿崇寧間遊洛  
陽作九咏楷書深刻故一時洛人皆師慕之希真巽伯  
又其侶之者字學廢已久宣和立書學主上所好乃薛  
稷禁經所謂字則長而逾制者也則朱李二公寧得為



博士耶希真嘗和巽伯詩伊水嵩雲未歸得說平生處  
浪浪、蓋與夢歸同意又曰琴書摠驚眼文字更過人  
巽伯翰墨之妙可知今觀趙子固評書力宗元常而宋  
朝習鍾書惟黃朱李三人暨姜堯章子固耳余嘗見丙  
舍帖徐浩模本出尤端明家又見褚河南摸力命表唐  
本皆纖濃適潤至此閣絳宣示表如出二手則學鍾書  
者猶可置論乙酉歲余見今翰林承旨趙公子昂於杭  
于時愛堯章書譜手之不釋逾三十年趙公小楷妙天  
下是蓋脫其形似而師其神俊此卷舊藏南康王可玉  
嚙古剛潔人也後授其徒董君有能、寶之願曾諸承

旨公作書評烏俾勿壞延祐五年八月乙卯書

題東坡嶺表書歸去來辭贈卓契順道者

東坡先生居嶺海惟卓契順巢元脩不遠數千里芒鞋  
問訊元脩有傳而契順止書歸去來辭與之如有欠恨  
楠於德常家始獲見真蹟落墨淋漓光透楮背見者皆  
竦然以起敬而元脩傳非精熟蘇文者未嘗接識昔人  
以鼎彝傳遠謂於鑒觀有補德常宜廣刻使家有其書  
任恤之見道於盛世矣

跋吳丞相繳京湖帥陳清敏帖

嘉定十一年先越公與清敏公同在殿廬寔得吳毅



甫丞相為第一清敏之薨丞相深德之為作書聞帥於  
時曾相年未四十方折節慕名丞相書至詎敢靳嗇清  
敏子孫又安得以不家於喪為辭故事大臣薨有告州  
郡治喪葬深恐後人不知以清敏公家為有請故表其  
本末若是

書世綸堂雅集書卷

吾鄉盛時比屋皆故家大官咸淳 賈相擅國絕惡四  
明由是衣冠皆為月集悉不敢議時事卒至國亡無賣  
降於外者當至元末年諸老先生猶無恙時則有深寧  
王先生師表模範世綸雅集猶有洛社耆英之遺意甫

三十有四年風塵變更乘虬上征無有一人在者覽先  
郡公之遺墨不勝悲慕世綸主人於是下世亦二十年  
矣楠以契家子猶得從封胡羯末之後願相與勉焉以  
圖無數

題樂生詩卷

詩於唐三變為至宋復三變為派於江西變之極有不  
可勝言者矣劉南岳少年以詩自名晚歲獨尊楊廷秀  
攷於風雅無是體參於唐宋無是體以斷絕直致為工  
叱咤轉旋駸乎江湖之靡者也吾鄉前哲所為詩仿  
韓而不能傳師蘇而不能宏然卒無江西之弊誦建安



黃初之作推而至於風雅則亦有徑庭矣定海樂君之才以一編介蔣君玉度示余且求叙引噫詩不能以易言也觀其平淡者合自然孤絕者得深悟繪而不鄰於巧琢至境合心會醜然百谷之泉必達於泉流是以于詩非積學有源者不能是也余終老林泉異日相尋於寂寞空絕之地相與酬倡又將盡其說焉

書孫叅事訓子八字說

一貫之旨忠恕而已其語簡而易明大賢之教人曰不妄語聖人之教子則曰立與言二字而已過於文則湯不加省切於近則易以自持孫公濟川之家訓凡八字

曰吾將以訓於家吾子之果能為儒也必將由是以得名使不至焉則守斯言也其不為小人之歸也明矣求余言以增警遂書以歸之俾勿墜濟川子名某日不廢學將以儒術起家楠老矣猶將見之

書黨承旨篆杏壇二字後

翰林承旨黨公篆法妙一時所書杏壇二字刻於曲阜藹然風雩之意千載一日也衍聖大宗南徙三衢設祀有廟傳嫡有緒今郡守趙侯敬之髣其舊址築壇于旁昭揭二字於其上有新豐肖似之意見堯於墻著存不忘之義也若曰思其居處孔氏子孫萬世不怠是則趙



侯之用心良厚矣。泰定三年，具官袁楠拜手謹記。

書吾子行篆書陰符經

唐世陰符始大行，原於李筌。成于李靖。貞觀皇帝始酷好之，命褚河南兄書一百五十本，貞觀之意，蓋廣用兵之說耳。李筌託神姥之言，乃曰：「上有神仙抱一，中有富國安民，下有強兵戰勝。」又妄增六註，以惑後人。然終不可悉解，而子行復書之，何耶？唐人作篆，惟書干文，蓋懼學者之未易察也。徐鉉作頌王亭賦，仿李陽冰、裴公德政碣之遺意，子行沉困市隱，豐碑巨碣，不能以自見，寫其幽曠，託焉以自述者也。余嘗聞善書者，大篆不得入。

小篆隸書最忌入八分，使子行在吾願，相與評焉。

題劉明叟詩卷

大裘無文，良玉不琢，質至美而無可採擇也。言為心聲，而詩章之衍溢，則又若必事於模範論，至于理盡，所謂模範者，特餘事耳。黃太史嘗言寧律不諧，不使句俗，以建安黃初之法較之，似若有病。然太史所為詩，鍛鍊之工過於前人，其所為不諧者，蓋其變體耳。吉安劉明叟示余詩一編，不事雕飾，意氣凌厲，理勝而語完，嶰谷之竹合於自然，不假按抑，而宮商敷宣，各當其職，手之不能以自釋，因以夙昔之所聞者書於後，而歸之。



題閔思齊詩卷

唐詩有三變焉。至宋則變有不可勝言者矣。詩以賦比興為主。理未嘗不具。今一以理言遺其音節。失其體制。其得謂之詩歟。隴西閔思齊示所為詩。冲淡流麗。疊仿唐人風度。寄興整雅。將駸乎陶韋之畦町矣。近世言詩。莫不以三百篇為主。經緯之分。茫不知所以由遠自邇。漸入魏晉詩。寧有不工者乎。思齊敏而且勤。輟食忘寢。和平多而淒怨少。氣完體充。不以沮折為可撓。事物之來。處益有暇。故其見於心聲者。無羈窮不偶之意。讀其詩。以余言為証。斯得之矣。

書吳明三文編後

始余見吳明三於成均。神度秀朗。游于公卿。將以奇言直氣感動鈎說。輒同坐席。復與一時之能文詞者聲摩度測。守繩合則駸乎班馬之軌轍。而建安黃初之餘事。將力進而不肯止也。余既得請歸隱山中。江浙挽余以校文。會有亡子之戚。旬日即出。後知閔清。吳明三試進士。不中。幸不余誚。而深病有司之不察也。暨來四明。將返閩中。示其所為詩文若干卷。讀之不能置。是誠得於遠游者矣。見聞窘於州閭。春糧之遠。不足以自廣。而冒萬里者。多大言以賈禍。若明三之游歷。漸摩薰陶。悉



輯於翰墨藉爾求配於古人誠不為過使果有遭吾見  
其揚於王廷清遠自儀潤色敷繹詎止於是編之所述  
哉曰書以為異日之俟泰定三年十有二月辛未朔見  
一居士表楠書

題雲岡圖詩卷

王侯叔能守會稽將悉意山水以抒其夙慕下車未幾  
沿省檄治舶事往來市衢意若有不樂值寧侯善繪事  
命作雲岡圖朝夕觀覽遂栩栩見似人而喜者也余  
嘗聞岩居谷隱之士有言夫細旃廣廈未嘗不心掉目  
駭而久居朝廷者志念專寂凡其可喜可愕之事皆不  
足以動故其於山林之趣介乎其不拔一使肥遯將終  
身以無悔若是則賦此圖者其為招隱乎其為反招隱  
乎

書馬元帥救荒事實後

司獄永嘉林君萬里彙次元帥馬公救荒事實一鉅編  
俾有言嗟夫歛散之法不行於今為牧守者亦難矣曰  
時之凶復抑其直是則於商旅奚有望焉董熠輯救荒  
書至盡至美迄莫能有遵其說而行之者病在於執一  
虛心以求則今馬公之政其近之矣林君之編曰台民  
四十九萬有奇其粟率糶者一十四萬七千有奇糾於



富家幾三萬石有奇當是時以一郡之民能動於上聽其出粟至於一十有四萬非身任其責所為文書不大愷切不能至是富民遭荒抑損以售亦必有道數盈于三萬則其便不便有不得已而然者也視瘠而坐弊仁人之所不忍邀名以幸成夫豈仁人之用心馬公之政集衆思以為其佐林君之為首奉行而不失者皆公所辟佐吏凡五人見於所行事寔不復著記禮之言曰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為公者德碩望將叅預於天朝願以今之所行為權而以經制告於廟堂焉則得矣

書孫孝子事實

余待罪翰苑見有友人張希孟郭幹卿所為孫孝子碑及序引卓、表著二友非取佞以悅夫人者今歸老田里又見程琚孟夢恂二文士作孝子傳事益詳密文雖不同而紀載各有條理信矣哉事至實者易於言孝非以干名而名隨之是見信於州里有不得掩焉者矣五典之常心之固有聖人設為司徒以職其教唐虞之世見於旌表是則上古猶有失其良心者今觀孝子之行事悉合於五典刻意肥遯乃今起家入御史府策名振德政事設施皆其素所蓄蘊觀風宣化家至而戶喻矧



今為澄清使者薄敦懦立反其澆漓悖行孝悌悉以其躬行施於七郡不亦美乎孝子今為浙東肅政僉事名楫字濟川恭定二年二月甲辰前史官袁楠書。

書戒壇儀後

余居鄰開元寺其戒壇精嚴肅靜過者莫不悚息間遇度僧必一往閱之見其結跏藉草持怖喪想口誦加護不絕天神炳靈至有登壇仆絕不能終事者由是雖犍夫惡子率罔敢廢懈噫使常持是心安有所謂地獄也耶悟心源律師定上壇結夏等儀或願廣施諸方使人如初受具足戒時清淨法海與大雄氏告眾無异不然酒池肉林罪劫可勝道哉

書大般若經闍後

大雄以汪洋廣博之說喻以羣迷萬緒千說故其為書

讀之茫然不知畔岸師其說者始作闍籥以抽其秘由是旁行側注機要立具夫相從心起食息之際其來無端即其書以求似若未盡捨相以求則所謂一者猶以為形跡也皇祐庚寅有僧省悟以三藏法師大般若經通闍重加校定至皇元恭定甲子寔相距二百七十五年時有演忠律師其名亦曰省悟復為聲聞入道行位記三卷補昔時之未備殆與前哲風相膺合體一分殊



吾儒之說近世釋氏率竊取以為秘探索於毫釐之際殊失其旨矣自博而約吾於是書深有取焉悟師類其書簡密將與後來者共異時執一以持捨一以悟則觀是書者為入道之軌轍明矣

書文宗周秘藏圖詩卷

宗周法師作秘藏圖深取吾儒一貫之理昔濂谿周先生衍太極圖體一而用異歸其異於同則用猶一也斐然嘿契不能已於言而法師春容鏗鏘振孤桐之遺響發天籟之靈竅又率其講珠聯璧耀將極其深造不出乎秘藏之旨而其融洽變化雖億萬猶以為未盡歸

一之效於是乎見楠老矣倦遊相望南湖跬步往來之便願自此始

題壘上人疊秀軒賦後

楚之詞不作久矣晁無咎氏始分其言為二淵乎得其微旨離騷九歌判不相合漢魏而降一而為之縝密者為揚馬反復悲悼漢帝所謂鄰於楚之聲也尤太冲融液藻繪能為一縷者不復若是晁氏豈虛語哉吾鄉高端升先生作變離騷直與古昔相抗而或者謂羈窮不偶怨悱不得以自振今壘上人作驃騎山賦及疊秀冽清二賦手而讀之誠駸乎古作矣渡江以來諸賢蹈



襲蕪學以雄快直致為夸詩與文相率成風科舉學盛  
屈宋不入於口耳積弊幾二百年山林枯槁之士尚何  
能異其仿象是則皆吾徒之罪也上人語精意新無模  
槓之弊言道也師遠游託興也鄰九辨嗟乎余老矣上  
人當勉之投閒謝事願相與過從將復見於靈寶玉几  
諸山斯幸矣泰定二年閏月乙亥清容居士書

書禪林備用

周官擯相行祀升降玉帛之事禮為禮儀為儀何謂禮  
執以告王者是也儀者陳設綴兆之位一定而莫易者  
也經籍既焚淹中之出不全後人以意指益僅見於朝

著若少儀內則弟子職所當行於家庭一切廢棄儒先  
屢致意焉釋氏之教為三宗見於動作日用不敢一有  
犯越者為律宗達摩之學則不然調伏於準繩之外放  
形骸黜邊幅守禮者莫能與之辨而其從心不踰矩卒  
有合於自然是則繕性之效畧外以理內於斯見之矣  
淫慾嗔恚皆謂之道大雄氏託言為喻將以語夫上智  
愚者不察悉得以自恣職教者憂之於是為清規而曲  
為之防數百年來遵守罔替世愈薄而俗愈侈奇表曷  
美充滿區宇澤山咸大師始輯廣其未備詢於耆舊証  
於編簡作備用十卷以極其極壞其勤苦之志於是書



足以見之余嘗聞咸師縛律以為禪守其師說不肯以  
送於人清嚴峻整講道不輟頑薄敬避其死也尤奇偉  
余愍夫吾儒之教淪弊若是使有若斯人者一正之斯  
得矣序其書所以識吾儒之未能也

書壘上人慈照師行述後

佛氏之言以理譬廣釋心性其言汪洋浩博澤潤有工  
拙而體制則一可得而同也宋世諸儒言理者率不以  
文字為工論攷古昔措於五經則或有疑者焉太史公  
叙事幽顯變化猶龍焉不能以名狀後世宗之編年之  
法幾絕而今世所為誌碣行述悉祖襲莫能有違者夫

發揚會粹因其事之寶而為之也反復致意傷其不偶  
而表之也豐功鉅績被於弦歌鼎彝者則又皆太史之  
事荒林絕壑曠遠冲淡非有道之士不能為其言也言  
佛者三宗而習禪學者必以悟入為証將從其言耶則  
質野不足以傳遠引而刪之又懼不與其道合壘上人  
示所為慈照行狀泊兮若玄酒之致其誠韜兮若絢衣  
之蒙其飾逞奇闡幽大小委折各當其職合儒者之辭  
以盡緣飾包括纖粟絕其疵俚是其言也傳信永遠為  
無疑也予嘗聞慈照師剛毅貞固內外有則故所至成  
立上人文足以蕪之因書以告其同志俾入石勿墜泰



定二年十月丙申清容居士書

題轟上人詩卷

華嚴極天下之富麗樹下塚間又何其岑寂耶乃知豐  
儉博約從心以生芥子須彌之喻豈虛語哉觀轟上人  
西隱亭榭諸詩有徧法界之道將隨境以觀懼其多岐  
而亡羊也揜閑息機真游於混沌之鄉萬幻俱滅胸中  
樓閣豈土木丹漆之所能成吾將與上人一叩其戶牖  
焉

題雪竇平禪師詩卷

大梁張武子來吾鄉始正唐律由是禪林悉守其法雖  
頌古咏物清切婉潤足以追配牧之高隱怡雲師蓋一  
時與之從游近來近墨豈虛語哉由今而論獨僧詩猶  
能守格律而吾徒一切直致恬然不事修飾此足以泚  
穎龜石寺號小院然多出名輩怡雲師之漸摩灌溉於  
是乎見

題雪竇潛師語錄後

用潛師任清涼先郡公將挽主定水未幾上雪竇不果  
幼歲祝髮於觀禪師不久而觀謝世乃痛自卓立游諸  
方能來其所長不專於一師而其貫通融會慊然猶以  
為未足由是辨香之酬新未肯出禪林有疑而桶獨能



採用潛之意佛之學道非上一悟用潛能深知之今世  
禪人之病在於望風承嗣以希進用而居顯路者旁收  
曲誘了不相涉其弊日甚推用潛之用心玩其語言有  
至死不休之意廣其傳將以愧夫今世之弊庸序於前  
足以知余言之非妄也

書笑堂偈頌後

拈花微笑大雄傳道之旨也不笑不足以為道老子憤  
世之論也近世禪人掃跡削機謂微笑為疵病卒至漫  
誕不可揀藥影響既絕而道益無所見聞禪師在淳祐  
間羣公傾下以平實為法門曰西律師之請號為笑堂

是深得迦葉之要領感而遂通夫豈虛語也哉西律師  
已下世矣其徒寧上人能寶此卷倘以聲色觀虛空將  
大笑矣泰定三年月日  
日清容居士書

題俊老語錄

顯仁藏用非言不足以宣而飾辭繪句悉墮於浮繁唯  
大雄氏絕其萌芽刊落無文土苴瓦礫不足以喻其拙  
也由是禪宗沿襲千士一律使人冥行不知其所謂畔  
岸明極長者以其示世語俾有叙蓋其不得已乎言者  
歸於大朴而其足以陶冶性情見之於歌詩藪之于言  
辨聲從字順使人得以知其指示非過為椎魯以誑盲



聾者余壯歲讀四家語於育王瑛禪師曰語有寔地有証地若華嚴所演豈空幻哉明極語將大行於世敢叙以証之

跋觀禪師石菖蒲賦後

廖寺丞賈相之門客於時方歌舞湖山沉酣恣縱不知有泉石清事觀禪師持此以奉鋪叙宏麗末章以主賓輔仁功為急用意深矣厥今湖曲淒迷藤蔓一色不知此本流落何所言此可為於邑

跋觀禪師摩利支天贊

觀禪師此贊為賈相作維釋迦慈悲廣度勅諸天以護

衛濁世非黨私滅公狗其所請江上祈和乃拘留信使罔上以為奇功使終日梵唄香雲滿室神其吐之矣觀師言語不迫隱然恤緯之憂厥後師清身竄三尺童孺猶指罵不絕楸幼歲親睹其事今老矣尚忍言之

書薛巖二道書雙清編

余幼好讀黃庭真誥二書私謂學古調詩當準其音節程度後讀陳子昂李太白諸賢詩飄然清逸冲遠纖言腐語刊落俱盡則知二書要其標準矣渡江諸賢明切理性間為禪人偈語謂與風雲川上相表裏詩道浸廢而所謂道家者流方自治其學不復寄適於吟咏之



末意寔吾黨有以使之然也。臨川道士危功遠，以雙清詩一編示余。攷其歲年儒之言詩者正絕，而薛嚴二師方往來龍虎山中，搜遐挈緒，求遺音於魯壁之既壞。宮商相宣，更迭振響，豈久於其道而能化者歟？夫學詩而為魏晉有道之語，亦少近古，其不至成就力不逮焉耳。習簡易近體，遽謂理趣譬之酒焉，曰其薄醴而強以三齊之酒第之，不幾於過矣。二師詩足以昌其道，余獨惓惓焉致意而不置者，愧吾徒之學為可憫，而不在于今日之弊也。薛君志行潔清，不自表眩，觀妙公嘗尊異之，嚴亦簡整，自治功遠云。

清容居士集卷第五十

謚議

古之君子，淬礪澡雪，修之於家而揚于天子之廷，以成其德業之美者，學道與守身二者而已。蓋造道之深者，言不期乎文，而自文持身以約者，位不期乎清，而自清理則然也。故翰林侍講學士袁公，以清修雅重之姿，濟之以博總宏肆之學，漁獵經史，上下古今，蓄之厚資，之深修，詞立誠出，為世用，鏗錡炳耀，大縱厥詞，等屈賈而上之視六朝而下弗有也。茲非所謂文乎？自筮仕至於請歸，積三十年，寵膺殊渥，踐歷清華，再入集賢，八登翰苑，炳文衡，掌帝制，與謀國論，藻飾太平，歸潔其身，始終



一致茲非所謂清乎以之節惠寔曰稱情謹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臨官潔正曰清合而言之謚曰文清奉訓大夫太常博士王瓚謹議

元故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江浙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表文清公墓誌銘

集賢侍講學士通奉大夫兼國子祭酒蘇天爵

撰

國家有文學博洽之儒翰林侍講學士表公諱楠字伯長慶元鄞縣人也故宋同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贈太師越國公諱沼之曾孫中散大夫知嚴州軍事皇

元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會稽郡侯諱似道之孫朝列大夫同知處州路總管府事贈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會稽郡公諱洪之子年二十餘憲府荐茂異於行省授麗澤書院山長不就大德初群賢萃于本朝聞公才名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累遷至待制又再仕進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而還復遣使召入集賢仍直學士未幾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明年遷拜侍講積階奉政大夫泰定初辭歸四年八月三日以疾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二是歲十一月葬鄞縣翔鳳鄉上水慶輿之原訃聞制贈中奉大夫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陳郡公謚文  
清維袁氏遠有世緒宋嘉祐間有諱穀者舉進士歷官  
朝奉大夫知處州其後龍圖閣學士正獻公燠兵部尚  
書正肅公甫父子俱號名儒越公師事正獻尹臨安十  
餘年為政嚴明事載之史公生富貴為學清苦讀書每  
至達旦長從尚書王公應麟講典故制度之學又從天  
台舒岳祥習詞章既又接見中原文獻之淵懿故其問  
學核實而精深非專事記覽譁眾取寵者所可擬也世  
祖皇帝初得江南故宋衣冠之裔多錄用之而宣慰公  
屢被恩命公在館閣一時耆舊若閣公復程公鉅夫王

公構雖愛敬之故蒙薦擢時海宇乂安年穀豐衍而詞  
林清華無官守責日唯撰著為職朝廷有大制作公  
從諸老獲議其事成宋皇帝初建南郊公進十議曰天  
無二日天猶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  
議祭天歲或為九或為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  
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  
即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於  
古經周官以禋祀為天其議各背作燔柴太常議祭天  
之牛角繭粟用牲於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  
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



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  
魯禮也卜不得常為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  
禮尊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  
多采用之仁宗皇帝自居潛宮深厭吏弊及其即位乃  
出獨斷設進士科以取士首舉舊法時人無能知者有  
司率咨於公而後行及廷試公為讀卷官二會試考官  
一鄉試考官二取文務求實學士論咸服公在詞林幾  
三十年急從於上京凡五朝廷制冊勅臣碑版多出公  
手嘗奉詔脩成武宗仁宗三朝大典至治中鄆王拜  
住獨秉國鈞作新憲度號令宣布公有力焉詔繪王像

命公作贊賜之公述君臣交修之義以勵王尤重公  
學識銳欲撰通鑑史責成於公亦奮然自任條其  
凡例所當用典冊陳之是皆本諸故家之所聞見習於  
師友之所討論非牽合剽襲漫焉以趨時好而已未幾  
國有大故事不果行公攻二十餘年今天子特勅大臣  
董撰三史先朝故老存者無幾衆獨於公追思不忘會  
遣使者分行郡國網羅遺文古事而江南舊家尚多畏  
忌秘其所藏不敢送官公之孫同知諸暨州事曦乃以  
家書數千卷來上三史書成盖有所助初世祖建宗廟  
於京師至仁宗崩七廟已滿乃結綺為室以祔英宗親



行祫享之禮始議增廣廟制乃作新廟為十五室公亦預其議公曾祖妣陳氏封周國夫人祖妣王氏妣史氏楊氏元配鄭氏並追贈會稽郡夫人子三人長璋蚤世次瓘贈承事同知奉化州事次瑾女四人長遠嘉議大夫秘書卿趙孟貫次適故觀文殿大學士趙某孫悅次適故相史忠定王玄孫倫次遠處州路儒學錄余應槩孫男三人曠以公廕入官今為祕書監著作郎次曄曠女三人曾孫男二人公生七日史夫人卒長事郡夫人極孝教子孫不遺宗族盡恩意中外姻婭皆宋名族家庭嚴肅吉凶之禮不廢其舊規每以務學修行勗故

家子弟俾自愛重無為門戶羞公喜薦士、有所長極口稱首、會史館修英宗實錄今中書左丞呂思、翰林直學士宋裴河南行省叅政王守誠皆新擢第薦其才堪論撰天爵與焉公于近代禮樂之因革官闕之遷次朝士大夫之族系九流諸子之略錄悉能推本原委而言其歸趣袁氏自越公喜歲書至公收覽益富嘗曰吾少讀書有五失泛觀而無擇其失博而寡要好古人言行意常退縮不敢望其失懦而無立纂錄故實一未終而屢更端其失禱而無成聞人之長將疾趨之輒出其後其失欲速而好高喜學為文未能畜其本



其失又甚者也。公之斯言深中學考，會多苟且之弊，公為文詞奧博奇麗，日與虞公集馬公祖常王公士熙作古文論議，送相師友間為歌詩倡酬，遂以文章名海內。士咸以為師法文體為之一變。公有易說若干卷，春秋說若干卷，清容居士集五十卷。嗟夫！昔宋南遷浙東，之學以多識為主，貫穿經史，考覈百家，自天官律曆井田兵法民政該通委曲，必欲措諸寔用，不為空言。然百年以來，典型風流日遠，故公之葬，謹叙而銘之，來者為有徵。葬銘曰：公博極羣書，矢辭淵、佩玉舒、海宇既一興，自江左諸老見之，孰不曰可進掌帝制列。

官詞林討論憲度，講求古今於時朝廷，日興典禮，祖廟天郊，以信史纂述宏休羣工，選舉務拔其尤。一有識孰成其職，惟公雍容斟酌損益，陳編墜簡，公証其訛識時，歸休山林，浩歌世有鄙夫空、如也。覆忌多能，係時用舍，公言著述粲若日星，銘詩弗刊，垂後是程。





馬

上海圖書館藏



